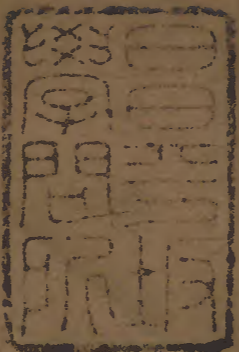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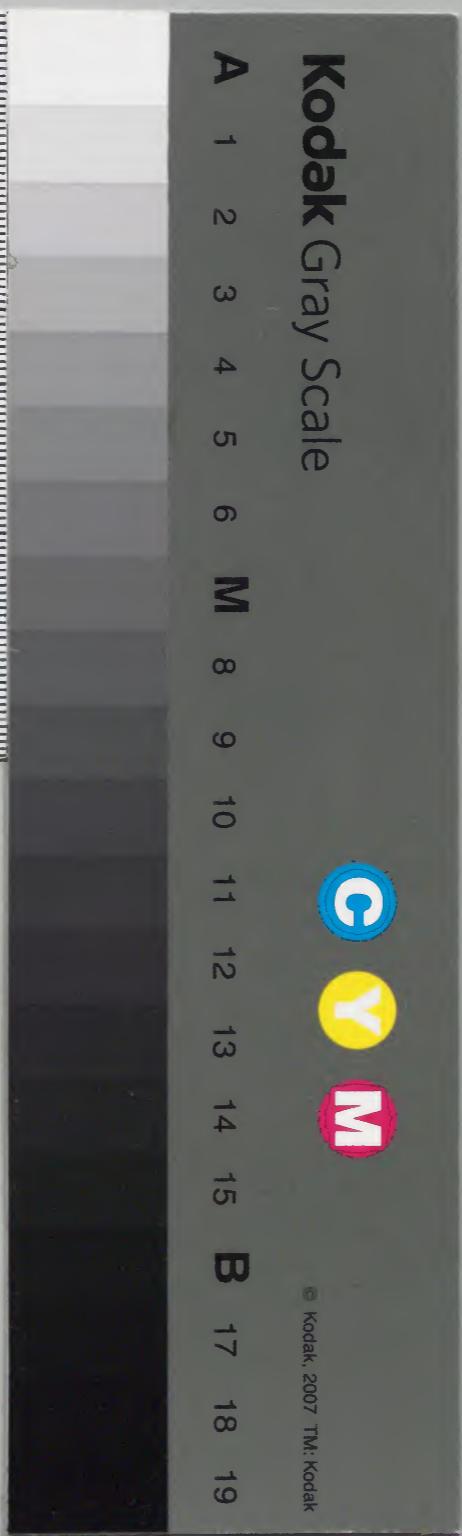
例案續增 廿二上



		九	漢書門
	五	七	
	七	二	
	二	九	
四	一		
〇			
冊	架	函	號

庫	文	閣	內
天	九	漢	
六	五		
三	七		
〇	二		
	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79
冊數	40 (21)
函號	296 98



刑案續增新編卷二十二

乾隆元年起

人命上

淺草文庫

謀殺人

圖財在先謀命在後仍照謀殺本律科斷

被毆垂危抬擲井內照謀殺問擬尚未審出應絞之犯保押身故免

開應禁職名

圖財謀殺傷而未死又未得財擬絞候

人醉卧地剥取衣服以致凍死照謀財害命問擬于律未協

圖財害命駁案

毆死人後攫取財物未便照供詞擬絞率結

謀財傷人未死又未得財擬絞候

謀財殺命續獲之犯與原供不得據供率結

謀殺人巳行毆傷奔避溺死擬絞

圖財害命未驗屍傷未便懸擬

起意謀殺非故殺其助毆者不得引餘人律

圖財害命比依謀人從而加功未協

謀殺人將屍頭拋海隔久大啣至灘而經部駁

謀殺祖父母父母

奴婢聽從家主加功謀殺主母

謀殺總麻尊屬為從加功審係被脅聽從比依凡論

謀死親叔為從減等擬斬候

聽父毒死忤逆胞兄援案柳責

欽差審理謀殺期親尊長

謀死胞兄照所後服制定擬並驗屍不實處分

幫同按捺謀殺小功服叔係嚇逼相從改斬候

活埋有謀殺故殺之別

同謀殺胞弟被同謀人致死父母復幫同埋屍僅擬照葉屍問擬未

協

活埋犯竊親屬比擬寬減

螟蛉子被謀致死擬抵均分兇犯財產與其子養贍

行竊毆母族憤活埋其從犯部議援案減軍聲請未准

致死族匪之例巳停不便復議

黑夜疑賊誤戮胞叔身死比例擬流二千里

殺死

非當場獲姦殺死姦夫擬徒

和同難姦後因拒絕因而殺死擬斬候

因姦起釁扎死服弟減等治罪

姦情行迹昭著殺妻比照已就拘執擅殺擬徒

先會和姦後復拒姦致死不准減等

婦人因先被強姦不甘毆人至死犯諛軍罪免收贖

謀殺姦媳毒害之姪及從父命幫殺服兄原情減等

先會和姦後因不從勒死改照故殺律斬候

捉姦令姦夫自縊後割其首照威偏減五等

妬姦成仇黨克謀毆致傷三十餘處擬同謀共毆未協

強行雞姦立時殺死姦夫減流

姦有實據中途致死姦夫不應以故殺定擬

拒姦扭扯踏傷身死照聞毆殺問擬

姦夫已就拘執而擅殺不應照罪人不拒捕而殺擬罪

捉義弟婦姦殺死小功服弟

獲姦殺死誣認因賭致死

姦夫殺死未婚本夫姦婦並不知情止科姦罪成案仍聽援引

獲姦殺死胞兄比照過失殺問擬

蚤夜入室圖姦被追溺死錯擬聞殺

強行雞姦回告兄知率人毆斃姦夫減等擬流

姦夫共謀斬死姦婦之媳輕擬絞罪未協

主使毆打犯姦婦致死擬絞過重

姦夫謀殺本夫復拐姦婦為妻不得以原係縱姦擬斬候再犯自首

不得免所因之罪

拒姦斃死姦夫減流

聞姦有據殺妻照例杖徒及柳責罪犯脫逃加徒免其柳號  
本夫捉姦誤傷旁人致死減流

受囑殺死強姦之人不得以非應捕而論抵

因姦謀死總麻尊長已傷絞決

強行雞姦事跡確據比照姦所殺死姦夫勿論

子捉母姦被姦夫殺死

因姦致死非必當時即事後致死亦是

謀死二命

謀死二命若非一家仍以謀殺律科斲

因妻偏休改嫁毒妻誤傷非一家三命擬斬候

謀殺人後避罪將屍支解埋沒負罪潛逃改擬斬決

謀財殺死四命仍同強盜問擬斬決

燒死二命

開毆及斃殺人

刃背擊傷致命後本人自斃身死比照共毆人亦有致命重傷擬軍

婦人授刀與弟傷人照原謀擬流收贖

金刃多傷非當時殺訖不擬故律

毆死瘋病闖入人家之人照罪人不拒捕而殺

開毆傷非致命因痛跳躍墮胎致殞仍照開毆問擬

拉走套頸圖賴之人氣閉致死照開殺

同謀共毆以臨時故殺者坐抵造意者仍照元謀

黑夜疑賊互毆致死仍照開殺

共毆人致死以原謀抵命

鳥鎗殺人錯擬開殺

毆死偷瓜人之兄照凡開擬絞

毆有致命重傷自縊比照用強威逼戒徒

遞回安插之人鬪毆致斃下手之人減流

先毆致命傷輕後毆不致命傷重以後毆擬抵

黑夜疑賊致死仍照開毆開毆問擬有于服制照犯時不知

疑賊誤毆溺死仍應擬絞不准減等

生監贖田起釁毆死人命已革免議在場互毆非幫毆致死之人不

應照餘人問擬

毆死病人駁照開殺問擬

同謀共毆死非當時仍應分原謀明毆不應混擬故殺

開毆誤傷旁人因毆弟身死之犯減等亦一體寬減

原謀共毆亦有致命重傷駁改擬抵

致命處傷輕不致命傷重駁後仍照原題擬結

同謀共毆未下手者不作共毆傷人論罪

持鎗共毆人照兇徒執持兇器傷人例充軍

同謀共毆人誤擬威力主使人律未協

共毆人頂心偏左兩傷相等以頂心為重追逐溺斃二命改擬杖徒

聞毆追逐人水溺斃以追逐之人問抵

書役致死人命本官降調

放銃誤傷依聞殺

糾眾械鬥而銃打死一人一抵一軍及小銃照私造鳥鎗議處

因人毆死伊堂姪還打致死照罪人應而擅殺律滿杖

十二歲殺人應擬抵毋庸附請減等

械鬥滅屍

用繩背負因而斃傷致死改依聞殺

黑夜疑賊毆傷致死仍擬絞候

同謀共毆舍下手傷重正條刪去律內威力二字止引主使為首與律不符

原謀自縊下手之犯減等

命案內起衅糾約尋聞之人打死並非彼造改照不應重杖

代親戚說合將毆死捏作路斃

兇器疊毆致命

故殺供看不符

戲殺誤殺過失傷人

持銃打鳥因事忿爭後奪銃誤傷旁人改照過失殺不援免

奪擲失跌觸傷身死照過失收贖

鬪毆扯跌旁人身死照過失

黑夜疑賊誤傷致死照過失殺

推人壓傷幼孩致死照過失

鳥鎗過失殺人

牽牛撞人跌死照過失殺

抬木壓人致死照其舉重物損及同舉者准聞毆收贖六人共出埋  
葬銀

推跌內傷斃命照過失

扭抱頑耍墩跌腸出身死依過失不作戲殺論

毆死徒滿回籍生事誣竊之人減流

年俱幼穉誤傷致死照過失追銀不應照老幼收贖給領

十三歲因戲殺人不准減等

雞姦相戲用帶套斫不期致死照戲殺

推跌至死驗無傷痕減罪擬流

被竊捉拷案賊致死依威力制縛擬絞

喊人捉拿被推溺斃照原謀減等杖徒

互毆同跌下塘溺死照過失

衙役推跌人致死該管官議處

推跌致死無傷痕減流年未及歲收贖

互毆落水身死後下手理直擬徒

毆毆落水請減擬流

奪柴撞傷致死不須寬減

奪柵撞傷致死情有可原應俟秋審矜原不便隨案議減

夫毆死有疑

持刀欲砍其夫被夫殺死不應照故殺定擬

因妻不孝毆死減等

因妻罵父繩縛致死未據親告仍擬抵

妻罵夫之父母雖未親告投明地保推跌至死照律擬杖

妻罵夫之父母取供即與親告無異擬絞援例留養不符

故殺子圖賴人及從父母致死親弟

致死養女照故殺子孫圖賴擬軍

引誘強姦本婦自盡亦照因姦威逼擬斬

義子調姦家長期親婦自盡同凡擬絞

抓手心調戲本婦自盡照不應重追埋葬



逼嫁致縊擬軍

誘令全往強姦致本婦自盡以起意之人爲首發遣烟瘴

姦小功弟妻復用藥墮胎致死仍照姦罪擬軍

親姑勾引姦夫強姦媳婦致死奉 旨飭駁另議

出繼小功服姪調戲服孀致死照所後服制定擬

巡更持刀攔截至死未便以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完結

差役因公勾攝毆傷犯人自盡并本官曲庇錯擬處分

冒差誣盜爲從復調戲婦女致令自盡駁改強姦未成擬軍

圖姦孀婦致鞋床頂致婦自盡擬軍旌表

面人糾約強姦本婦自盡以強姦成姦擬斬候未成擬流未便輕縱

本夫捉姦被姦夫汗巖本夫姦婦自縊情罪尤重題駁

帮差毆人致縊擬軍帶領親友拿人擬徒

王人捏姦逼娶家長之女致死依用強求娶致死例名分攸關未便

輕縱

強姦被捉圖脫殺死本夫比擬斬候

縣差催糧令白役鎖押欠戶毆斃不照威力主使擬罪未協

差役越境滋事共毆致死人命未便故爲開脫規避處分

圖姦尚未覲向遞照調戲問擬又請減等面引游移

調戲本婦自跌傷胎身死減等擬流與殉節不同毋庸請旌

調戲自盡不應照出語褻狎例擬流

汛兵致死兇橫漕丁應照共毆傷重律問擬

穢語戲狎本婦同其姑忿激輕生照律擬流

姦總麻弟妻復用藥墮胎致死仍照姦罪問軍

營兵誤傷解差限外十日內身死擬流專管官議處

強行雞姦自縊照因姦偏死擬斬

因姦敗露姦夫代姦婦割喉致死照故殺減流不准 赦免



例案續增新編卷二十二

錢唐沈如焯 漑齋 編輯

刑列

人命上

謀殺人

圖財在先謀命在後仍照謀殺本律科斷

刑部為乞究生死等事會看得長汀縣民賴福壽毒死謝官賜一案

據福建巡撫盧 疏稱賴福壽之子賴德常赴謝恆先家看姊與謝

官賜結伴嬉戲謝官賜告以父母均不在家藏有銀錢可以携買食

用囑其帶同頑耍賴德歸告伊父賴福壽教令賴德前往誘引謝官

賜在櫃內偷出銀一十三兩五錢制錢二百五十文于初六日携至

賴福壽家賴福壽將銀錢騙收人已將銀一兩令賴德同謝官賜買

物飲酒至午回家賴福壽恐出入被人知覺即將謝官賜留住空房  
令賴德作伴頑耍謝官賜之父謝恭臣聞子不在家中趕回查櫃內  
銀錢已失當卽訪知伊子有同賴德買物吃酒之事隨向賴福壽家  
尋討兩相較開謝恭臣聲言告究賴福壽懼事敗露起意毒死謝官  
賜以滅其口遂買毒鼠藥七丸黃昏時分賴福壽自將藥調酒與賴  
德說知令其騙謝官賜吃酒賴德允從賴福壽同賴德將好酒相陪  
謝官賜飲下毒酒喊痛賴福壽急抱床上用手按其口鼻肚腹當卽  
殞命賴福壽將屍背負丟棄屢審不諱查賴福壽得財在先謀命在  
後致死端爲滅口與起意謀財因而謀命者有間應仍以謀殺論賴  
福壽除棄屍輕罪不議外將賴福壽擬斬監候照例刺字賴德擬流  
收贖等因前來應如諛撫所題賴福壽合依謀殺人造意者斬監候  
律應擬斬監候秋後處決仍照例刺字不准援 赦賴德合依謀殺

人從而不加功律杖流年未及歲應照律收贖事在 赦前應免其

收贖等因乾隆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奉

旨賴福壽依擬應斬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被毆垂死擡擲井內照謀殺問擬 尚未審出應絞之犯保押身

故免開應禁職名

邢部爲報明事會看得交河縣居住旗人宋四禿子教令工人高禿  
子等將已受傷之邢盧氏擡入井內淹死一案據直督李 疏稱宋  
四禿子係鑲白旗南道章家人與民人邢文禮同村居住雍正十三  
年六月十四日邢文禮之母邢盧氏赴地自劈高糧菜一捆用素祿  
束縛負歸行至宋四禿子門首放下赴井飲水適宋四禿子幼女出  
外將青秫稽抽去一根玩戲邢盧氏出言詈罵宋四禿子之妻常氏  
祖女回罵兩相吵嚷常氏用掌毆邢盧氏右臂膊脊背脊三處有

刑盧氏之妹王盧氏聞聲往看相幫刑盧氏詬罵宋四禿子踵至不甘與王盧氏爭嚷刑盧氏向宋四禿子撞頭宋四禿子閃過刑盧氏撞空倒地不能復起王盧氏卽對伊甥刑文禮說知情由刑文禮將母扶入籬筐欲擡進宋四禿子家內調養宋四禿子不依欲向毆打刑文禮棄母而去是晚宋四禿子令工人高禿子翟福王三看守時至二更高禿子見刑盧氏氣息漸微喚起宋四禿子出視宋四禿子因刑盧氏奄奄待斃恐于人命欲假捏刑盧氏自行扒入井內向刑文禮抵賴陡起克心卽令高禿子等將刑盧氏擡擲井內溺死後給高禿子每人高糧一石宋四禿子希圖卸罪謊供刑盧氏死後主使工人擡人井內高禿子等悉皆扶仝狡飾知縣趙弘烈理事同知綸達不察其詐將宋常氏依聞殺律擬絞監候宋四禿子等俱照棄屍不失律分別首從擬以杖徒詳解按察使多綸查出原驗刑盧氏身

屍手心微縐肚腹微脹有水不類死後落井詳委海靜縣知縣馮翹飛會同審出前情供認不諱將宋四禿子等擬以斬絞具題除王三于未曾究出實情之先保押在店病故不議外查宋四禿子主使工人高禿子等將未經氣絕之刑盧氏擡棄井內淹死應如該督所題宋四禿子合依謀殺人造意者斬監候律應擬斬監候秋後處決高禿子翟福俱合依謀殺人從而加功者絞監候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仍刺字俱不應援赦刑文禮見母昏迷倒地遺棄而去以致死于非命合依比子貧不能營生養膳致父縊死過失殺父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例應僉妻流三千里至配所杖一百折責四十板毆打刑盧氏脊背等處之宋常氏合依餘人律杖一百辱罵起衅之王盧氏合依不應重律杖八十遇熱審各減等發落係婦人照例收贖刑文禮宋常氏王盧氏均事在赦前俱應免罪並免收贖諱督疏

稱邢盧氏被擡入井之時僅存一息故其手足微纒肚腹微脹亦無多水原屬垂死之人宋四禿子愚頑無知欲免受累主使工人高禿子翟福等扛擡入井法雖難寬終與有意謀害尚有生機者稍間若竟將三人擬抵殊覺過重合併聲明聽候部議等語查邢盧氏雖經被毆垂危尚未氣絕宋四禿子恐于人命起意商謀將邢盧氏擡擲井內假捏邢盧氏自扒入井希圖抵賴甚屬兇殘高禿子翟福得受宋四禿子高糧幫擡擲井按照謀殺律分別首從問擬原屬允協且律內全無謀殺將死之人從寬擬輕之條應將該督所請垂死之人擬抵殊覺過重之處毋庸議再該督疏稱知縣趙弘烈同知綸達從前不能審出實情將宋四禿子等錯擬罪名俱于駁審之後自行改正又趙弘烈將王三保押在外病故其時尚未審出係謀殺為從重犯據其初供罪止杖徒若遇患病例得發保與應禁不禁有間職名應請免開等語均無庸議等因乾隆二年九月初五日奉

旨依議

圖財謀殺傷而未死又未得財擬絞監候

刑部議覆福撫盧 題閩縣民倪朝弼謀殺吳子貫傷而未死一案

緣乾隆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吳子貫自連江縣攜帶制錢肉米等物在館頭地方搭倪朝弼小艇回家倪朝弼歲暮窮苦頓起謀心行至閩安地方先令吳子貫睡臥吳子貫以天尚早未即就寢嗣至馬頭地方倪朝弼又哄吳子貫代伊煮飯吳子貫下艙倪朝弼即取船內柴刀擊下因艙板架隔吳子貫頂心偏左僅負微傷吳子貫急起奪刀丟棄下水扭住倪朝弼喊救適船隨風流至壁頭汛經哨船兵目聞喊救援將人船獲解到案屢審不諱查倪朝弼圖財謀殺應全強盜論但未得財傷而未死者律無正條仍以謀殺論將倪朝弼依

保案經地 卷三十二  
謀殺人傷而不死律擬絞監候等因前來查乾隆三年六月內臣部等衙門議覆侍郎林如煥條奏圖財害命首犯宜更加分別已死未死定議一欵 題准如並未得財殺人爲首者擬斬監候傷人爲首者擬絞監候等因遵行在案今倪朝弼圖財謀殺吳子貫傷而未死並未得財不應如該撫所擬將倪朝弼仍依謀殺人傷而不死本律定擬應將倪朝弼照並未得財傷人爲首擬絞監候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等因乾隆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奉

旨倪朝弼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人吃醉倒地剥取衣服以致凍死照謀財害命問擬斬決駁

刑部議覆直督孫 題程四剥取高廉衣服致死一案緣有趙培生

子高廉往賀赴席至晚席散辭去比飲酒過多行近閭王廟酒發倒地而程四因貧求乞與陳二小共宿廟中睡至更深寒難成寐因思

覓柴烤火開門而出走至廟南大道間見高廉在地儻卧蹴之不動輒起意將高廉所穿袍褲悉行脫剝擲于井內回廟睡宿是夜高廉被凍殞命將程四擬斬立決刺字陳二小擬笞前來查律載謀殺人因而得財者全強盜不分首從皆斬又例載謀財害命爲首者照律擬斬立決等語是凡謀財害命案件必其實係逞兇慘殺立斃其命以取其財者方與律例相符擬以斬決洵屬允當若但止圖財當時並無殺死之心迨得財之後不期其人身死則但止圖財而非殺命按諸律例稍有未協卽不便槩擬立辟今程四見高廉醉卧雪地蹴之不動雖起意剝衣其時並未殺害其命且詳核該犯供詞亦無致一死之心迨剝衣之後程四將高廉扶至漫地高廉仍醉卧不醒以致被凍身死是高廉之死並未蓄謀殺害今該督遽將程四擬斬立決與案情律例均有未協應令再行詳審妥擬到日再議乾隆六年三

月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

圖財殺命駁

刑部爲報明事會議得史朝弼殺死郭潛一案據山西巡撫喀 將  
史朝弼擬斬立決等因查律內謀殺人因而得財者同強盜不分首  
從皆斬等語蓋既取其財復戕其命情殊慘惡是以與強盜同科並  
擬斬決但謀財所以必害命者乃欲圖其財而恐不能必得故殺其  
人以便攫取今郭潛投宿于史朝弼店內已將錢文交給史朝弼收  
藏郭潛旋即出門看戲史朝弼如果冀圖得財以爲逃遁之費則錢  
文現在已手並無不能必得之勢乘郭潛看戲外出之便即可携錢  
逃走又何必待郭潛歸來必欲殺害而後取錢逃遁乎是史朝弼謀  
殺初情已屬不確且查郭潛身邊尚帶銀兩史朝弼如果先有謀財

之心何以不并搜取易于携帶之銀兩而反取負重之錢文如謂史  
朝弼初不知郭潛尚帶有銀則宜取錢早走不必再欲害命也是此  
案致死人命顯有別情而攫取錢文或非蓄意事關斬決重案未便  
率結應令諛撫另委賢員再行詳審務得實情妥擬具 題到日再  
議可也乾隆六年 月內奉

旨依議

毆死人後攫取財物擬絞駁

刑部爲報明事會議得戈祖毆死魯則一案據雲督兼理巡撫慶  
疏稱緣乾隆四年五月初二日戈祖由金沙廠討賬回家途遇魯則  
由廠而歸詞係同縣結伴偕行至古烏河邊時已昏暮即歇路傍林  
內各吃乾糧後對坐吃烟彼此戲言魯則辱及戈祖父母戈祖回罵  
魯則用拳毆戈祖左肩戈祖氣忿亦用在途拾獲木勑回毆適中魯

則腦後倒地磕傷胸膛魯則掙起喊罵戈祖又毆魯則右腮頰殞命  
戈祖摸知魯則已死并摸獲身邊銀包卽取奔回報縣緝獲屢審不  
諱將戈祖依律擬絞等因前來查律內謀殺人因而得財者全強盜  
論又例內若殺人後掠取家財並知有藏蓄而取去者審得實情仍  
全強盜論罪等語今戈祖與魯則途中相遇結伴同行卽云彼此戲  
謔亦屬微嫌何至狠擊魯則致命腦後深透骨髓流出立時殞命  
迨魯則已死如果戈祖出于無心方且奔避之不暇何又從容搜摸  
解其腰繫搭包攫取銀兩毫無驚惶畏懼之意細核案情顯係詭犯  
在途明知魯則身帶銀兩蓄意圖害出其不意兇毆致斃取銀而回  
未便據詭犯一面之詞任其狡展草率完結應令該署撫另委賢員  
再行詳審按律妥擬具 題到日再議可也乾隆六年 月內奉

旨依議

謀財傷人未死又未得財擬絞監候

刑部爲奸梢謀害事會看得龍溪縣民歐陳圖財推毆南靖縣客民  
盧牙落水未死一案據福建巡撫王 疏稱歐陳與盧牙素不認識  
緣歐陳駕駛無照五蓬船一隻載貨營生乾隆五年九月內盧牙自  
南靖金山販炭運至漳州府賣得番錢八大員銀仔一個尚剩炭一  
百担零三篋共值錢二十千零二百文二十三日在漳郡僱歐陳船  
載往廈門發賣二十五日開行十里至晚停泊歐陳向盧牙借錢二  
百文零用盧牙隨將番錢銀仔一并交付歐陳收藏二十六日開船  
二十八日四更時候駕至海澄縣屬海滄衙裡港船重難行歐陳喚  
起盧牙代爲挾舵盧牙站立東邊歐陳因夜靜四面不聞人聲頓起  
貪心希圖謀害得財隨故行盜漿撞撞盧牙喚令盧牙站立西邊盧  
牙趨赴歐陳乘勢推盧牙落水盧牙幸識水性手攀船旁探起頭面



欲爬上船歐陳復拳毆盧牙右眉尾盧牙拚命攀住喊救適有捕魚船戶陳三接應歐陳亦幫同撈起盧牙陳三復同聲叫喊經汛兵聞聲駕船而至人船銀貨俱獲解營移縣屢審不諱查歐陳一時起意圖財害命傷人未死並未得財審無同謀助力之人將歐陳擬絞監候等因前來應如該撫所題歐陳合依謀財害命並未得財傷人為首者絞監候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既稱歐陳之子年俱幼小其妻張氏是夜未起俱審不知情應無庸議盧牙傷輕平復所有原炭并番錢銀仔銅錢已經給還收領船隻查係五蓬船止在內港行駛例不給照應飭變價入官等語均應如該撫所議完結等因乾隆七年正月三十日奉

旨歐陳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謀財殺命續獲之犯與原供不符擬斬監候駁

刑部為稟報事會議得東撫陳疏稱緣閩九胡四霍三陳痣臉子均係乞丐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晚宿沙河廟內次早聞有小車走動閩九起視車上有錢起意謀害與胡四等商議依允將推小車人拉倒復取麻繩套項狠勒殞命搜取錢袋等物俵分而散嗣因胡四行竊宗成龍家被獲供出同閩九謀財害命實情拿獲閩九霍三起獲所切禱套審認不諱除霍三病故外將閩九胡四均擬斬立決等因具題經臣部等衙門議覆將閩九胡四均依律擬斬立決脫逃之陳痣臉子緝獲另結等因雍正五年六月初九日奉旨閩九胡四俱着即處斬餘依議欽此咨行在案今據東撫朱疏稱乾隆六年三月內據陽信縣差捕將陳痣臉子盤獲閱解到案嚴審該犯將夥全圖財害命分贓各情供認不諱查與原案相符再三究詰並無誣拿拷逼情事陳痣臉子合依謀殺人因而得財律擬斬立決

依案續增  
卷三十三  
先行刺字再查陳痣臉子雖經自認其所供先勒脖項後用土填口  
與原招內閔九供情不符之處已據供明係年久記憶不清之故但  
供情參差事隔一十七載賍無起獲全夥霍三病故閔九胡四已決  
無証可否將陳痣臉子照例監候處決等因查陳痣臉子係謀財害  
命案內之犯今諛撫既稱嚴審諛犯將夥同圖財害命分賍各情供  
認與原案相符復稱原招內閔九所供繩勒填土情事因年久參差  
互異援請監候處決聽候部議等語是陳痣臉子所供既與原招未  
符承審各官自當虛衷詳鞠何得以事隔年久卽據其參差不符之  
供草率完結應令諛撫再加研審確情定擬具 題到日再議可也  
乾隆七年三月內奉

旨依議

謀殺人已行毆傷奔避溺死擬絞

刑部爲乞救男命事會看得永定縣民劉紹公等謀殺無服族叔劉  
啟亮在上杭縣屬溺水身死一案據福撫王恕將劉紹公擬絞監候  
劉文執劉紹崇均擬流等因經以命案全以屍傷爲憑今劉啟亮身  
屍未據撈獲相驗其果因畏懼克鋒息水逃命溺死抑被劉紹公等  
謀殺後棄屍滅跡捏稱溺死避重就輕均未可定且查劉紹公供詞  
有族人怕劉啟亮麻瘋傳染會議給銀六兩令其移居金劉啟亮因  
見人多勢頭不好跑到河裡等語是惡劉啟亮不肯移居欲行致死  
除害金當日毆打劉啟亮者必不止劉紹公等三人乃承審官金未  
將身屍下落謀殺實據逐一研究止據劉紹公等供詞遞依謀殺人  
已行其人失跌身死律將劉紹公等定擬絞流殊屬草率應令再行  
確審妥擬等因 題駁去後今據護撫張嗣昌疏稱審據劉紹公等  
堅供劉啟亮實係被毆後息水逃避因河深水溜勢不由已被水惟

滾流去無踪並無打死後棄屍滅跡捏稱溺死希圖避重就輕情事至族衆先雖議給嘗銀因劉啟亮不允業已中止金未心懷厭惡欲行致死以除後患當日劉啟亮赴三壩河耙田

劉紹公等

三人齊往已屬多寡不敵不必再有助力之人其同謀致死及在場毆打者實止劉紹公三人將劉紹公等仍照原擬等因前來應如該護撫所題劉紹公合依謀殺人已行其人迫于兇悍當時失跌身一死原謀擬絞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劉文執劉紹崇均合依爲從杖一百流三千里例應僉妻流三千里至配所杖一百折責四十板劉文執年逾七十照例收贖乾隆七年十月十七日奉

旨劉紹公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圖財害命未驗屍傷未便懸擬

刑部爲訪查謀害事會議得王爾祿圖財謀死楊天生一案據浙撫

常 疏稱楊天生往奉化買樹途遇王爾祿各問姓名王爾祿知楊天生薰有銀錢引至幽僻之處楊天生走乏坐歇王爾祿頓起謀心拾石向擊楊天生頂心殞命携取銀錢而歸獲犯訊供起贓屢審不諱將王爾祿依律擬斬立決等因前來查審理命案例必先檢屍傷然後訊供論斷蓋因情偽多端傷痕難昧惟審供與傷仗相符則議擬不爲枉縱未有人命重案旣獲屍身不行檢驗而據供率結者也今此案王爾祿圖財謀死楊天生之處據屍子楊德明供稱尋見伊父親屍骸頂心有一洞後拿獲王爾祿亦供拾石毆打楊天生頂心一下各等語雖兇犯照依供招但未經檢驗則傷痕是否確鑿致死有無加功均屬無憑深究豈成信讞况係謀財害命決不待時之案所關甚大違例不檢殊非慎重命案之意應令該撫遵照定例卽行飭檢明確詳挾具 題到日再議可也乾隆九年二月初六日奉

刑部駁甚是依議

起意謀殺非故殺其助毆者亦不應引餘人律駁

刑部爲結狀事會議得何二本等毆傷何承厚身死一案據陞任晉撫劉 將何二本擬斬何應鸞等擬杖等因具 題前來查律內同謀共毆之條所以與謀殺異者以同謀共毆原無必殺之心故謀殺從而加功者擬絞毆殺人審係餘人者僅擬杖也今何二本等立時致死何承厚一案細閱疏內原起屍格致命不致命共傷四十餘處其中眼睛扎陷全齒砍落骨折肉裂不可枚舉情形慘毒迥異尋常若止係何二本臨時起意並非約同何應鸞何三廝張毛三子何四廝等商謀殺害則當何二本暗持鐵斧砍何承厚頂心偏左倒地之時何應鸞等豈不知以斧向砍必至殺人亦當從旁勸止乃張毛三子乘其倒地騎壓何承厚身上用手叉住項頸抓傷咽喉一任何二本持斧亂砍不肯稍爲鬆手而何應鸞在場目覩不恤其死用火炷扎傷左眼及耳內等處何三廝亦用木棍向毆以致何承厚身受多傷業已垂斃不過兩脚尚能蹬動詎何四廝復將何承厚右腿墊平門限之上拾磚狠毆遂至臙肱骨折其後何二本亦不必再毆而何承厚亦早登鬼籙矣似此亂砍亂毆不斃不已其爲商謀殺死顯然無疑承審各官將何二本依故殺法擬斬監候張毛三子等僅照餘人律擬杖案情不符應令該撫另委賢員嚴訊確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乾隆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

圖財害命非謀殺加功駁

刊部爲報明事會議得據陞任廣撫楊 疏稱緣楊啓輝與班光興素不認識乾隆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班光興將錢挑至胡邱地方陳

留業尾隨全行適楊啟輝亦至陳留業邀其同捨分用楊啟輝應允  
行至僻處陳留業趕上舉扁担擊班光與左額角并傷左手指班光  
興跌倒磕傷腦後陳留業與楊啟輝拾取錢文已走數步班光興掙  
起喊救有認得陳留業之語陳留業被其識破遂起意致死滅口與  
楊啟輝轉身楊啟輝拾扁挑打中班光與左眉叢右手指縫復連打  
頂心偏左班光興跌倒磕傷髮際楊啟輝又打其左腮陳留業復  
用扁挑狠打班光興左耳根并左太湯登時殞命將錢俵分陳留業  
之父陳士彤聞班光興被伊子打死懼有後累將陳留業用斧背擊  
碎頭顱致斃陳士彤投首到案屢審不諱查楊啟輝聽從陳留業詞  
意止係搶奪金未預謀害命後因班光興喊破陳留業姓名始起意  
殺死滅口楊啟輝若照圖財害命從而加功例擬斬立決則屬太重  
將楊啟輝比照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查

陳留業素識班光興見其批有錢文遂與楊啟輝商謀劫搶陳留業  
先用扁挑擊中班光興倒地搶取錢文因班光興識破喊救楊啟輝  
又用扁挑連打班光興眉叢頂心等處五傷陳留業亦打其左耳根  
等處登時致斃是陳留業等搶錢之先雖無預謀致死之念迨班光  
興識破喊救自當畏懼奔逸何至復回狠擊立斃其命攫錢俵分則  
圖財害命已經顯著該撫比依謀殺人從而加功間擬絞候殊未允  
協應令該撫再行確審詳核案情按律妥擬具 題到日再議乾隆  
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奉

旨依議

謀殺人將屍頭拋海隔久犬啣至灘而經部駁

川部爲稟報事會看得廣東嘉應州民賴明等謀死陳雪一案先據  
原署福撫王 疏稱賴明之妻由蕉園經過會波陳雪強姦賴明蓄

恨在心鄭必亦因失牛查係陳雪偷竊亦懷夙忿各思報復賴明見陳雪住居族嫂莊氏家中頓起殺機令鄭必攜帶斧頭偕至莊氏家喚出陳雪陳雪隨帶火批衣包同行賴明暗指鄭必將斧頭先打陳雪項頸賴明隨拳毆陳雪左乳又拾斧打陳雪胸膛等處登時畢命賴明將陳雪身屍同鄭必將陳雪所帶火批擡往埋藏適至許音菜園聞人聲驚慌放下賴明即取陳雪身邊隨帶小刀割下頭顱又脫下陳雪烏布裘褲將屍用草遮蓋即以陳雪之帽包裹頭顱并小刀斧頭丟棄港內屢審不諱將賴明擬斬鄭必擬絞均各監候照例刺字等因查賴明等因懷恨謀死陳雪經該縣驗屍後在前丟棄頭顱刀斧處所用網打撈僅獲小刀並無頭顱斧頭夫小刀既經撈獲斧頭更大于小刀同時丟棄何至遍撈無獲頭顱斧頭既無踪跡其撈獲之小刀果否係陳雪生前所帶及賴明用割頭顱之物殊難懸定

且起獲之頭顱據陳光彩供稱伊于祭墓之日見大咬一頭顱已用土掩埋隨據起出相驗皮肉消化夫以墟墳之間皮肉尚盡之頭顱又何所據而指為陳雪之首乎况鄭必既用斧擊陳雪項頸相驗時並未據報有項頸血瘡傷痕賴明打死陳雪旋即割頭屍身未冷血未凝結頭顱處所何以全無血跡至賴明同鄭必擡屍埋滅聽有人聲驚慌放下此時當逃避恐後何暇摸取陳雪所帶小刀斷其頭顱又脫其烏布裘褲復用草掩其屍及丟棄頭顱刀斧之後又燒毀其衣服鞋襪火批等物始散為時甚久驚慌之際何得從容次第如是耶種種疑竇難成信案 題駁谷行在案嗣據原任福撫王仍照原擬具 題復經 題駁去後今據福建巡撫周 疏稱賴明鄭必商同謀害陳雪及先後下手致死與割斷陳雪頭顱扛屍丟棄各情悉與原審供招相符惟部駁陳雪強姦賴明之妻及偷鄭必耕牛之處

不但未經報官亦未指名投明隣甲殊難憑信卽屬實情其強姦之時已經四年偷牛之事已踰六載無知愚民何能隱忍如此之久如果俱係隱忍不言則賴明何自而知鄭必與陳雪有竊牛之嫌遽以被姦隱情相告鄭必又何自而知陳雪與賴明有強姦之恨輕將謀殺重事聽從等因今審鄭必于雍正十二年間被陳雪雞姦常相狎暱乾隆元年五月內陳雪見賴明之妻黃氏由蔗園經過曾向調戲黃氏歸告賴明賴明因未現獲忍恨在心而陳雪惟恐賴明較鬧隨潛避往漳化嗣賴明之妻黃氏于是年九月內病故賴明遂招鄭必在家伴宿亦與雞姦鄭必常在其家住歇頗爲親密至乾隆四年二月初一日陳雪回歸暫歇族嫂莊氏之家往探賴明覘知與鄭必有姦遂和鄭必同行誡令鄭必勿再與賴明相好并稱將欲打死賴明放火烧其房屋鄭必于初三日將此語密告賴明賴明氣忿頓起殺機與鄭必商謀打死陳雪以杜後患鄭必允從賴明卽往莊氏家哄騙陳雪同往偷牛陳雪應允至晚賴明令鄭必携斧同至莊氏家喚出陳雪在于蔗園打死并移屍割頭連頭帽刀斧丟棄海港其賴明等前供陳雪偷牛之事因鄭必囑付賴明不可供出雞姦情事是以捏出陳雪偷牛情節掩飾已據供吐實情質訊明確又如部駁商謀行竊如非素同爲匪必係最相親密之人今賴明與鄭必各有隱恨在心則數年之中斷不肯反與陳雪親密且有夥行爲匪之事何一見陳雪來至莊氏之家卽猝然約其行竊而陳雪欣然相從是賴明鄭必因姦竊傷同謀害之處固爲情理之所無等因今審緣陳雪與賴明原經夥同爲匪而鄭必又與賴明陳雪有姦均屬素相親密之人賴明雖有調戲伊妻之恨陳雪卽有妬姦鄭必之心各止隱忍在心並未爭論且係素同爲匪非無端猝然約同行竊者比是以欣然

聽從委無遁情又如部駁陳雪金無親屬在臺其身屍既無頭顱可認又無衣裳為憑惟聽其同姓之嫂莊氏有陳雪被賴明等叫去未回恐是陳雪之語即指為陳雪身屍已屬影響且將一皮肉無存驗無傷痕之頭骨指稱傷在肉上故無血瘡為詞定為陳雪頭顱更屬渺茫等因今審據賴明鄭必歷供許旨菜園內之屍實係伊等親自殺死擡至菜園割頭剝衣供吐確鑿其為陳雪身屍實無可疑至于頭顱丟棄海港後在陳光彩墓邊起出委因海水推滾攪擱鳶沙被犬啣至墓邊已據收埋之陳光彩指供明確亦無疑義又如部駁兇器雖據賴明等供係鄭必帶去斧頭並陳雪身佩小刀但小刀並無人認係陳雪之物而鄭必斧頭又以形大質重沉埋沙底為詞並未撈獲是有憑之兇器無存而現存之兇器毫無可據即云與陳雪破帽同獲即係伊小刀無疑而果否係陳雪破帽並無人為証則陳雪屍傷又何足憑等因今審陳雪小刀破帽經縣吊訊莊氏供認確係陳雪之物始終不移至賴明原丟海港之斧頭一把形質堅重斷非海水所能推動現經鳳山縣知縣鄒承垣先令鄭必繪明斧樣親押賴明等潛至港邊指明原丟處所僱人下水打撈于泥濘深處撈獲銹爛木柄斧頭一把驗與鄭必所繪斧樣相符并弔訊賴明等供認原斧是實臣查此案兩經部駁而賴明鄭必據供謀殺移屍割頭剝衣丟棄情形始終直認不諱其起衅根由現經究出實因妬姦而起兇器刀斧俱已起獲供認確鑿洵無疑義應請仍照原擬將賴明擬斬鄭必擬絞均各監候仍各照例刺字等因前來據此應如該撫所題賴明合依謀殺人造意者斬監候律應擬斬監候秋後處決鄭必合依從而加功者絞監候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仍各照例刺字等因乾隆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奉



旨賴明依擬應斬鄭必依擬應絞俱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奴婢聽從家主加功謀殺主母

刑部會看得蕭縣捐貢吳肇輝之妾小大等帮同肇輝謀死正妻徐氏一案據原署蘇撫顧疏稱吳肇輝與妻徐氏結褵年久生有子女吳肇輝價買小大為妾徐氏妬忌雍正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吳肇輝幼子欲食西瓜吳肇輝不肯與食徐氏與肇輝爭鬧吳肇輝棍毆徐氏腋肌兩膀脊脊後肋腰眼等處經小大勸開徐氏被毆心懷忿忿十七日吳肇輝私與小大商謀致死徐氏勒令帮同下手小大臘梅初不允從吳肇輝持刀恐嚇遂各畏懼跟隨進房吳肇輝將被蒙蓋徐氏之頭令小大按住徐氏之上身臘梅按住徐氏兩腿吳肇輝用刀連攔徐氏產門殞命肇輝復又用帶勒傷徐氏氣額假作自縊情形屍兒控縣屢審不諱將小大臘梅俱擬磔斬等因具題前來

吳肇輝除造意謀殺伊妻擬絞在監病故不議外小大合依謀殺期親尊長已殺者凌遲處死律應凌遲處死臘梅合依奴婢謀殺家長之期親尊長已殺者凌遲處死律亦應凌遲處死再查臘梅聽從吳肇輝令伊加功致死主母雖應擬以凌遲但既據諛督審明臘梅素日並無與伊主通姦情事其致死主母之先又未預謀寔由吳肇輝起意殺妻臨時持刀恐嚇臘梅畏懼方始聽從加功與律內奴婢預謀殺死家主之期親者有間可否將臘梅量從未減改為擬斬監候秋後處決伏候

諭旨遵行乾隆二年五月內奉

旨九卿定議具奏

謀殺總麻尊屬為從加功審係被脅聽從依凡論比

刑部為乞究母命事會議得詔安縣民李托等謀死小功服孀林氏

一案據福建巡撫盧 疏稱李托與林氏素無嫌怨緣李托無服族  
兄李喜之妻黃氏于雍正十三年八月十八日夜與李喜無服族弟  
李超通姦當經李喜小功弟李奇永捉獲黃氏等求釋李奇永以醜  
事不便外揚將李超斥逐遂未鳴官寢息八月二十三日林氏訕笑  
黃氏姦情黃氏忿罵林氏適李托李申在旁袒護欲毆黃氏黃氏奔  
避李奇永家中李托等趕追時李奇永之妻田氏向阻李托脚踢田  
氏小肚李申拳毆田氏鼻梁暈倒在地李申驚逃山上挑草李托見  
田氏暈倒良久未甦揣度必死慮及抵命隨以衅起林氏即往尋李  
申商議打死林氏以圖抵賴李申先不允繼被嚇勒聽從同至林  
氏之家李托遂哄林氏以黃氏被辱不甘欲率人到林氏家吵鬧尋  
毆林氏之子令林氏速赴賠禮林氏不允李托即拉林氏同往又哄  
由小徑而走行至梅子窠坑地方李托見山僻無人即欲下手隨令

李申幫打李申聽從主使將所帶挑草尖挑打傷林氏右額角李托  
即用拳毆傷林氏右腮跌倒磕傷左額角李托又拾石塊打傷林  
氏額顛偏右林氏傷重登時畢命李托復令李申將屍背至林氏家  
內安放而遁屢審不諱李托李申除移屍併毆傷田氏各輕罪不議  
外均依律擬斬立決照例刺字不准援

赦將李申援照殷能子等之例擬絞監候等因前來查按律定擬須揆情  
之輕重為斷明刑弼教尤以服之輕重為衡李托等謀死小功服孀  
林氏一案諛撫照律不分首從定擬斬決企聲明李申被勒聽從情  
有可原援照殷能子等之例擬絞監候查康熙三十一年臣部等衙  
門議覆江蘇撫臣宋犖 題殷君正等謀殺殷正蕪案內為從加功  
之殷能子殷能兆係殷正華總麻服侄因係殷君正起意糾合仝往  
將殷能子殷能兆照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等因

奉

旨依議 欽遵在案今李申被勒聽從雖與殷能子等情事相同但該撫  
疏稱李申係林氏總麻服姪細閱李申口供林氏係李申小功堂姪  
供看不符難以懸擬李申與林氏委屬何等服制應令該撫確查  
議具 題到日再議等因乾隆元年十月初八日奉

旨依議續經福撫盧 題李申係林氏小功服姪但律載謀殺總麻以上  
尊長已殺者皆斬是小功總麻罪無差等仍照原議等因刑部議覆  
李申被勒聽從寔與殷能子等情事相同應否援案擬絞監候伏候

欽定乾隆二年六月二十日奉

旨李托着卽處斬李申改爲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謀死親叔爲從減等擬監候斬

刑部爲哀懇相驗寬伸二命事會議得黃世光主令黃雲汧等打死

黃世耀黃師保父子二命一案處廣撫楊 以黃世耀係黃世光期

親弟黃師保係黃世光嫡姪黃雲汧係黃世耀親姪將造謀爲首之

黃世光企聽從下手之覃祖明覃現豪李老宋黃雲漢均擬絞監候

從而加功之黃雲汧擬以凌遲從而不加功之覃昌兆覃昌現並知

謀情之黃雲儀擬流黃雲瀾覃現光石瑞草石君達擬杖企聲明黃

世耀父子素行偷竊已屬情正等因具 題經刑部等衙門分別援

赦議覆奉

旨此案係黃世光爲首今將黃雲汧擬以凌遲未免過重著九卿定議具

奏欽此欽遵除黃世光今擬諛撫 題報病故不議外查黃世耀父子

犯竊贓物現獲以致黃世光起意打死除害自稱有禍獨當而黃雲

汧等無知允從及覃祖明等鎗戮黃世耀太陽腦後唇脣耳根等處

黃世汧亦棍傷其額角腮脰迫于伯命寔出無知與起意徑行謀殺

尊長者有間造謀之黃世光已經監斃擬將從毆之黃雲沂改爲應  
斬監侯秋後處決餘仍照刑部等衙門原議乾隆三年五月內奉  
旨黃雲沂依議應斬覃祖明覃現豪李老宋黃雲漢依議應絞俱著監侯  
秋後處決餘依議

聽父毒死忤逆胞兄援案枷責

刑部會議覆直督李 題初州民鄭四眼兒聽從伊父鄭傻子毒死  
伊兄鄭成兒一案查律內全無聽從父命謀死期親尊長作何治罪  
之條惟康熙四十一年四月內山東撫臣王 題潘必基聽從母命  
刺死胞兄潘必登一案以潘必登詈罵伊母徐氏徐氏忿怒授刀潘  
必基口稱殺死有抵之語潘必基隨聽從母命刺死胞兄潘必登將  
潘必基援照康熙二十九年九月內直隸撫臣 題劉國良聽從母  
命毆死胞兄劉國棟之案減等枷責發落經臣部等衙門議覆將潘

必基仍依弟毆兄死者律擬斬立決具 題奉

旨潘必登不養其母徐氏反屢行詈罵徐氏忿怒授刀潘必基令其殺死  
潘必基聽從伊母之言刺死其兄情有可原潘必基從寬免死減等  
發落餘依議再查雍正十二年八月內直督李 題李文舉毆傷胞  
兄李文才身死一案因李文才忤逆不孝李文舉聽從母命毆死與  
自向伊兄爭鬪致死有間援劉國良案將李文舉減等枷責具 題  
奉

旨李文舉從寬免死照例減等發落餘依議各 欽遵在案今諛督既稱  
鄭四眼兒聽從父命買信做餅伊父持付鄭成兒食畢身死較之潘  
必基等聽從母命手刃棍擊親兄致死兩案情犯更輕且鄭傻子僅  
有鄭四眼兒一子若將諛犯擬抵則鄭傻子生無侍養次丁死後亦  
無承祀之子其情亦甚可憐等語應如諛督所 題將鄭四眼兒援

照潘必基等案免死減等枷責不待援 赦鄭傻子因鄭成兒酗酒肆竊不服管教向伊對罵又將伊妻推跌故爾起意毒死止圖除害與無故殺無罪子孫之律不符合依子孫毆罵祖父母父母而毆殺之者勿論律免其治罪等因乾隆三年五月內奉

旨依議

欽差審理謀殺期親尊長

御史沈 等為遵

旨會審事審看得汪二艾若水謀死汪大一案臣沈世楓臣官保會同張楷吊卷提犯隔別研訊臣等查此案原驗係無名身屍今指為汪大必須確有憑據細訊屍子汪松據稱屍身穿白布掛認係汪二所穿之衣審係汪大渡河濕衣汪大脫下換披又檢屍頭上有凹骨伊父頭頂原有一疤再發辨盤髻亦認明寔係伊父屍骸屍母汪張氏稱

屍身白布褂是伊夫所遺和汪二穿因袖破將新布接縫又檢屍頭上凹骨係汪大從幼跌壞結疤認明是寔查與復檢屍格相符提取白布掛接袖亦認明無異則此屍確係汪大無疑屍身既確而兇手是否汪二等須有指實訊據汪松供伊父所穿寶藍布褂紫花布袴後見艾成章穿着縉于太湖縣內起出賣之汪張氏亦稱認明汪大褂袴係于縉提訊艾成章稱褂袴係汪二向伊押米而汪二亦供因汪大褂袴水濕脫下及勒死之後將褂袴帶回押米情寔隨提褂袴認驗無異則汪二之謀死汪大確有據認至起衅致死之由據汪二供因汪大蕩廢家產屢次拐竊拖累賠贓又不養其母併將伊娶親銀兩花廢致伊不能婚娶汪大偷牛伊同母出首汪大懷恨將伊父靈牌劈毀伊母有令伊處死之語後因汪三與艾若水全居陳長汪三艾若水偷王世祺驪頭嗣據陳長被獲供出汪三艾若水並扳汪

二汪一逃往望江汪大卽串捕往望江關拿以報夙嫌乾隆二年五月內汪二到案堅不承認經縣取保着緝汪三汪二往尋汪三遇汪大勾捕戴昇往尋艾若水汪三索錢時汪三逃赴蘄州若水畏懼卽許汪二錢文汪大汪二全往蘄州找尋汪三一同給錢詎汪三不遇若水亦無處借錢三人全回汪大因無錢屢次怒罵七月十二日晚至泗水港汪大沽飲令汪二若水先行過渡候至更餘汪大浮水過河言偷寺被追將水濕褂袴脫下令汪二脫所穿白布褂袴換肆口詈罵汪二回口卽行毆打汪二被毆觸起平日拖累及勾捕關拏之恨又因不能尋着汪三恐汪大勾捕拘比並憶伊母令伊處死之語乘其睡熟商同艾若水致死若水亦恨其勾捕索詐卽行允從汪二取拴被麻繩套頸騎壓身上艾若水幫同撻勒登時斃命爬沙擡埋臣等平心細詢汪二艾若水供認不諱質之戴昇等俱供符合寔緣

汪二被汪大挾仇購害又因一獨驟之案汪大勾捕勒詐不能措錢完事汪二起意下手艾若水從而加功致死幫埋明白如繪汪二依謀殺期親會長已殺者律凌遲處死艾若水依謀殺人從而加功者律擬絞監候戴昇依受財故縱律杖七十革役乾隆 年 月奉

旨三法司核擬具奏餘着察議具奏

謀死胞兄照所後服制定擬金驗屍不實處分

刑部爲報明事會看得直督孫 審題宛平縣王進傑商同何朝璽等謀死伊兄王進朝一案查乾隆二年六月初三日九卿議奏定例凡本宗爲人後者之子孫于本生親屬孝服祇論所後宗支親屬服制如本生親屬有犯俱照所後服制定擬等語今王進朝雖王進傑期親之兄但王進朝自幼出繼伊伯王印爲嗣已服屬大功自應遵例照依所後服制定擬將王進傑擬以斬決先行刺字何朝璽宋九

擬絞劉山八等擬笞等因前來應如該督所題王進傑合依謀殺總麻以上尊長已殺者斬律應擬斬立決何朝璽宋九均合依謀殺人從而加功者絞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仍照例刺字再查宛平縣陞任知縣王廷諍該督雖稱王廷諍所報王進朝自縊之處原因何朝璽等用繩套背八字金未匝等語但查洗冤錄內開載自縊之傷其八字不交之處其中必定有淡痕在于額之左右及耳後之兩旁向乎其上面漸微若勒傷又有從背後背殺者其八字傷痕皆平平向後其末則又必有向乎其下而漸微者是縊死勒死傷後迥別該縣相驗時金不詳細分晰卽以自縊轉報不便免議查定例官員驗屍聽信伴作將打傷砍傷報稱跌傷磕傷者降二級調用等語應將宛平縣知縣已陞福建泉州府知府王廷諍照例于現在內降二級調用李成功應行免議等因乾隆四年六月二十日奉

旨王進傑着卽處斬何朝璽宋九俱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其因相驗不寔降調之王廷諍著該撫出具考語送部

引見再降

諭旨餘依議

帮全按捺謀殺小功服叔係嚇逼相從改監候

刑部爲報明人命事會看得李二謀殺小功服叔李廷枚李三帮全按捺一案先據陞任河撫尹 疏稱李二曾爲李廷枚故兄李廷玉穿孝領葬欲分家產廷枚當斥其非李二蓄意謀害至乾隆二年十月初二日廷枚同李三看戲沽飲李二亦至共飲天暮回家李二向李三商欲謀害李三不允李二輒先趕上將李廷枚按倒搯其咽喉金捫口鼻李廷枚掙動李二喝令李三按捺三仍不允李二以併殺嚇逼李三畏兄克惡遂往按腿李二見李廷枚不動用土填塞口鼻

登時殞命將李二擬以斬決李三擬流經部議覆將李二照該撫所擬斬決其李三一犯諛撫請照威力主使人毆打致死爲從律擬流但律內謀殺總麻以下尊長已殺者皆斬李三係李廷枚小功服任聽信伊兄李二王使幫同按腿將廷枚謀死諛撫止將李二擬斬李三擬流與律不符 題駁去後續據仍照前擬復經臣部以謀殺例內母得指助勢爲加功之語原指在旁助其聲勢並未下手加功者而言李三既經押同按腿卽係加功與助其聲勢者相去懸殊何得照威力主使爲從擬流況威力主使人毆打致死分別首從係凡人聞毆殺傷之律並非謀殺尊長律有正條者亦得槩引 題駁去後今據諛撫將李三改擬斬決前來應如所 題李三合依謀殺總麻以上尊長已殺不問首從皆斬律擬斬立決再諛撫疏稱李三因畏兄勉強按腿情尚可原等語查李三被兄逼令按腿將小功服叔致

死雖有關服制但李三先未同謀亦曾相勸後因伊兄嚇逼令從按腿其造意李二已經正法李三情稍可原可否改爲應斬監候之處  
恭候

欽定乾隆四年 月奉

旨九卿議奏

活埋有謀殺故殺之別議

刑部爲敬陳管見等事議得大理寺少卿周 奏稱查律載人命條內有非手足金刃而傷人殺人等項各有正條惟活埋殺人一項律例未及臣查有黃亞六聽父黃啟正主使全埋大功兄黃亞赤致死先經署理廣撫王 將黃啟正以謀殺服任問擬黃亞六依卑幼毆大功兄死者爲從減一等律問擬經刑部以黃亞六當從謀殺大功兄不分首從皆斬之條但係聽從父命可以從寬出自



聖恩等因 題駁續據談撫遵駁改正刑部核 題在案此以殺謀問擬者也又章貴因胞兄章法瘋癲病發喚同虞五一虞五龍扛擡活埋斃命據署安撫楊 將章貴依故殺胞兄律擬以凌遲處死脫逃虞五一等獲日另結等因經刑部核 題亦在案此以故殺問擬者也竊思活埋殺人有造意有加功其殺也既非臨時有意可比是謀非故萬萬無疑請嗣後活埋殺人悉照謀殺律問擬如果臣言可採則童貫案內扛擡刨土脫逃虞五一虞五龍獲日照謀殺爲從律問擬等因查謀殺故殺各命案惟視所犯情節酌量分別定擬未有指定某事應槩以謀殺定擬而不問家人之曾否同謀也今諫少卿奏稱刑部辦理活埋殺人二案一則將活埋黃亞赤之黃啟正等依謀殺定擬一則將活埋章法之章貴依故殺定擬罪同律異豈成信讞情嗣後活埋殺人之案悉照謀殺律擬等語查黃啟正緣黃亞赤將伊

打罵令子黃亞六帮仝細縛將黃亞赤擡入坡下廢塚復令黃亞六扒土掩盖立斃其命是意雖起于黃啟正而黃亞六寔係同謀加功之人律以謀殺固屬允當至于童貴活埋胞兄章法一案緣章法素患癲病動思焚屋殺人童貴因其往常發癲每每細縛俟其甦醒方解遂喚同虞五一虞五龍縛其手脚是細縛之時不特虞五一等非謀殺人從而加功卽童貴亦尚無欲殺之心也嗣聞章法聲言欲殺絕眾人頓起殺機詐令虞五一帮同擡至燒灰巖內伏伏土氣薰其瘋病甦醒及送至巖內虞五一旋卽回家童貴取鋤挖土埋斃是其一時殺機係童貴獨萌于心而脫逃之虞五一等既未謀商于前又未目覩于後安得與前案仝謀加功之黃亞六均照謀死定擬乎至于此案照故殺法者以章法係童貴胞兄故殺卽應凌遲處死法無可加故律稱謀殺同于故殺若虞五一等應以凡論之犯如使的係

同謀自應以謀殺爲從論今虞五一等不特以謀殺案內從而加功之犯併與故殺案內全場毆打而無致死之心餘人有間豈可因案係活埋殺人而一概令其悞罹重辟活埋殺人之案似應照舊辦理毋庸另立科條應將諛少卿所請之處毋庸議可也乾隆七年六月奉

古依議

同謀殺胞弟被同謀人致死父母復帮同埋屍僅照棄屍問擬駁刑部爲報明事會議得劉元熙劉元照之父劉奇英母李氏被劉方通等砍死帮全擡屍掩埋一案據江撫陳 疏稱劉元熙有弟劉滿仔曾偷竊吳子明所借劉方通夏衣吳子明訴知劉方通轉告劉元熙劉元熙卽起意謀殺邀同李世顯等赴劉滿仔屋內搜獲賍衣劉元熙忿恨輒將兩手擒住劉方通李世顯各先後毆擊劉滿仔項心

腮腴等處劉元熙復將劉滿仔拖倒用手喀住咽喉劉滿仔氣閉危斃比劉奇英出視見劉滿仔已死卽用斧向砍劉元熙劉元熙急同趨避劉方通向勸劉奇英卽以斧砍劉方通奪斧斧背攔抵致傷劉奇英胸膛劉奇英向前撲命劉方通又以斧傷劉奇英額顛身死劉奇英之妻李氏出救拾斧向砍劉方通經李世顯攔勸李氏不從金砍李世顯李世顯奪斧李氏又以頭觸李世顯以斧砍傷李氏右後脇兩處登時殞命劉方通等將劉滿仔掩埋薑窖復擡劉奇英李氏身屍俱棄埋薑窖而劉滿仔是夜復活屢審不諱將劉元熙擬斬監候劉元照擬流等因前來查此案劉元熙劉元照商全謀殺胞弟劉滿仔起衅以致伊父劉奇英母李氏俱被劉方通李世顯立時殺死乃劉元熙等忍心滅性既不首告伸冤于前復敢擡屍棄埋于後其逆惡之罪已爲天理人情所不容又豈 國法王章可少貸諛撫以

律無正條可以引用僅將劉元熙比照子孫毀棄祖父母父母身屍律擬斬監候劉元照依爲從律擬流情罪未協事關倫常異變未便輕縱應令諛撫再加詳究悉心妥擬具題到日再議乾隆八年七月初六日奉旨部駁甚是依議

活埋犯竊親屬比擬寬減

刑部爲報明存案事會看得蔣太齡等活埋族匪蔣阿璞身死一案據福建巡撫周 疏稱乾隆八年七月二十六日蔣阿璞竊無服族兄蔣阿吉鵝隻與陳超玉宰食當被蔣阿吉查知認賠蔣阿吉遂向取錢蔣阿璞反逞克欲打蔣阿吉同胞弟蔣阿茂携繩縛往蔣阿璞牽投蔣太齡蔣太齡卽與蔣阿吉邀齊約正蔣聿環族房長蔣明基蔣丹照蔣起鳳蔣建鎬及練總蔣祖康金蔣阿璞胞兄蔣阿吉全至

祖祠衆議欲將蔣阿璞送官處治蔣太齡卽倡言牽去活埋以除族害時蔣聿環隨聲附和蔣太齡隨出錢三十文往僱蔣邦齡挖坑蔣起鳳蔣建鎬不敢預謀先行散歸蔣太齡隨牽蔣阿璞前行蔣阿吉蔣邦齡在後推送蔣聿環蔣明基蔣丹照蔣祖康蔣阿奇亦跟隨往看比至坑所蔣太齡卽將蔣阿璞推入令蔣阿吉蔣邦齡幫同掩埋致蔣阿璞畢命屢審不諱將蔣太齡依故殺小功弟律擬絞蔣阿吉依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絞俱監候蔣邦齡依謀殺總麻以上尊長律擬斬立決蔣聿環擬流收贖草去約正蔣祖康等分別擬杖草役等因前來應如所題蔣太齡合依故殺小功弟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蔣阿吉合依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蔣邦齡合依謀殺總麻以上尊長律擬斬立決約正蔣聿環合依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年逾七十照律收贖草去約正練總

蔣祖康應全金未共謀之家長蔣明基蔣丹照房長蔣起鳳蔣建鎬  
金屍兄蔣阿奇均照知人謀害不卽勸阻救護被害之後又不首告  
律各杖一百蔣祖康仍草去練總蔣阿茂聽從伊兄蔣阿吉主使將  
蔣阿璞縛投族衆已罪坐尊長應予免議鄭超玉與蔣阿璞同食竊  
鴛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仍于蔣邦齡名下追錢三十文入官杖犯  
蔣祖康等先行發落再查刑部議覆江撫郎廷極題金文利等謀  
死金獻賜一案緣起意之金文利係金獻賜親叔依胞叔故殺侄者  
杖一百流三千里律僉妻流三千里聽從伊叔主使爲從之金獻純  
係金獻賜大功服弟照謀殺總麻以上尊長律擬斬但子弟行竊至  
爲不肖且金獻純與已死之金獻賜素無仇恨以金獻賜行竊聽從  
父叔主使致死金獻賜如照律擬死情有可憫應將金獻純免死減  
等僉妻發邊衛充軍至配所杖一百等因奉

旨依議 欽遵在案今查蔣阿璞係屢經犯案積匪蔣阿吉蔣邦齡聽從  
蔣太齡王使帮同活埋若俱按律定擬固屬情有可憫但查蔣邦齡  
一犯係已死蔣阿璞小功服弟雖與金獻純之案情事相同究與倫  
紀攸關若與蔣阿吉均減等擬軍似屬過輕應將蔣邦齡量予末減  
改爲應斬監候其蔣阿吉係已死蔣阿璞無服族兄應照金獻純減  
等之案准其減等擬軍照例一併聲明恭候

欽定倘蒙

俞允將蔣邦齡擬斬監候秋後處決蔣阿吉僉妻發邊衛充軍至配所杖  
一百乾隆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奉

旨蔣太齡依擬應絞蔣邦齡改爲應斬俱着監候秋後處決蔣阿吉從寬  
免死照例減等發落餘依議

順齡子被謀致死均分財產與其子養贍

刑部議覆福撫周 題莆田縣民黃喜等謀死黃俊仁一案緣黃喜堂伯黃孫青早故其妻何氏于雍正八年螟蛉王俊仁爲子改從黃姓黃喜謀欲承繼何氏不允曾投族戚公立繼書將黃孫青遺產俱給黃俊仁承祧掌管乾隆八年九月內何氏身故黃喜時與黃俊仁尋事爭鬧逼令歸宗黃俊仁控縣批族查處未結黃喜蓄恨在心邀黃勳商謀致死黃俊仁又邀伊堂弟黃錦相幫黃勳思密喚黃俊仁至家托其指引赴溪南買牛宰剝黃俊仁允從隨邀黃錦同食晚飯黃勳持燈前行黃俊仁等隨後行至秋蘆溪山上僻處黃俊仁往山邊出恭黃勳與黃錦商量下手各在地上拾起石塊走近黃俊仁身邊乘黃俊仁起身紮袴黃勳先扭黃俊仁胸前衣服用石連打黃俊仁項心等處黃錦在黃俊仁背後亦用石打其腦後等處有陳聖謨往山牧羊看見身屍認係黃俊仁奔告屍妻姚氏看明控縣屢審不諱將黃喜依律擬斬監候照例刺字黃勳黃錦均依律擬絞監候等因前來應如諛撫所 題黃喜合依謀殺人造意者斬監候律應擬斬監候秋後處決黃勳黃錦均依依謀殺人從而加功者絞監候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均照例刺字諛撫旣稱黃俊仁雖係異姓螟子但生前旣爲何氏喜悅且已娶妻生子應令房族另立本宗昭穆相當之人承繼黃孫青爲嗣所遺產業令與黃俊仁之子黃天賜對半均分以資養贍等語應如諛撫所議完結等因乾隆十年五月二十三日奉

旨黃喜依擬應斬黃勳黃錦依擬應絞俱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行竊毆母族憤活埋其從犯部議援案減軍聲請未准

刑部爲乞救夫命事會看得劉大嘴等全已故劉賓活埋無服族叔劉彩文身死一案據福建部院周 疏稱緣劉彩文素行不端于乾

隆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夜起意夥同李什行竊劉大嘴之父劉章耕牛一隻劉章訪知原牛在李什家中隨往獲原牛將李什拉回欲行投官李什吐出劉彩文夥竊情由劉章隨將劉彩文拉投族衆時有族長劉賓以劉彩文做賊有犯族禁唱言罰銀八十兩置酒謝族免其送官究治將劉彩文交與劉公允領交伊母陳氏收管劉彩文欲賣陳氏贍田備酒陳氏不允劉彩文輒肆嚷鬧金將陳氏推跌倒地迫劉賓劉章劉大嘴劉漢二劉文登等赴劉公允之家問信劉公允全衆卽往陳氏家中向劉彩文催索罰銀陳氏告知劉彩文逼賣贍田推跌情由劉賓聲言劉彩文既係做賊不孝不如埋死以免族人後累比劉漢三在旁亦言劉彩文不肖留之無用應行活埋陳氏允從劉賓隨令劉大嘴取出吊狗細鍊將劉彩文鍊住拉牽前走劉彩文不行劉賓又令劉文登在後幫推陳氏攜帶稻草喚劉彩文之

弟劉相劉牙跟隨同往行至中途劉相先卽逃避劉牙隨至哀哭求饒劉賓不允令劉文登挖坑陳氏將稻草舖墊劉賓令劉大嘴將鍊解放卽同劉大嘴將劉彩文推落下坑劉文登與陳氏推土掩埋而散劉章賄囑李氏等扶同隱諱案經前寧化縣知縣陸廣霖審擬將陳氏照子孫毆罵父母而父母毆殺勿論律經前撫臣劉于義咨部駁審寔供不諱將劉大嘴等擬以絞流等因前來除爲首主使之劉賓及下手挖坑之劉文登私和之劉相俱經先後病故續據諛撫咨報擬流之劉漢三病故均不議外應如諛撫所題劉大嘴合依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諛撫既稱劉公允合依証佐不言寔情出脫犯人全罪者減犯人全罪二等律應減劉賓罪二等杖一百徒三年劉李氏除得賍輕罪不議外合依夫爲人殺而妻私和律杖一百徒三年劉牙合依期親尊長被殺而卑幼私和律杖八

十徒二年劉章除行賄輕罪不議外合依知人謀害他人不阻當律杖一百陳氏除得贓輕罪不議外合依子被殺而父母私和律杖八十查劉公允年逾七十李氏陳氏係婦人均照律收贖再查刑部議覆江撫郎廷極題金文利等謀死金獻賜一案緣起意之金文利係金獻賜親叔合依胞伯叔故殺侄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律僉妻流三千里聽從伊叔主使爲從之金獻純係金獻賜大功服兄應照故殺大功堂弟律擬絞聽從伊父金文利主使爲從之金獻尊係金獻賜大功服弟應照謀殺總麻以上尊長律擬斬但子弟行竊至爲不肖且金獻純金獻尊與已死之金獻賜素無仇恨以金獻賜行竊聽從父叔主使致死金獻賜如照律擬死情有可憫應將金獻純金獻尊俱免死減等各僉妻發邊衛充軍至配所杖一百折責四十板等因具題奉

旨依議 欽遵在案今劉彩文行竊爲匪又推跌伊母倒地劉大嘴聽從劉賓主使幫同活埋若按律擬絞情有可憫劉大嘴應照金獻純等減等之案准其減等擬軍照例一併聲明恭候

欽定倘蒙

俞允將劉大嘴僉妻發邊衛充軍至配所杖一百折責四十板乾隆十年

六月二十七日奉

旨劉大嘴依議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致死族匪之例已停不便復議寬減

大學士納 等爲遵

旨會議事會議得左副都御史孫 奏稱查秋審冊內有福建省蔣邦齡等致死族匪一案等因查舊例同族之中果有兇悍不法偷竊奸究之人倘事起一時合族公憤不及鳴官處以家法致死報官審明死

者所犯應死與不應死者將爲首者分別擬杖子減等免抵等語嗣于乾隆二年五月內據廣督鄂 奏稱舊例雖屬體順人情但恐朋比串害地方官豈能洞燭無遺倘民間恃有減等免抵條例相習成風其中難免寬抑等因奏請酌刪經刑部律例館議稱族大人衆賢愚莫辨或以富有而招衆怨剛直而致全仇一人煽誘羣相附和共挾微嫌輒圖報復因而駕捏串害難免冤抑之處況生殺乃

朝廷之大權如有不法自應明正刑章不宜假手族人以開其隙等語奏請刪除在案臣等伏思舊例乃一時創懲克悍權宜之法行之久遠必滋流弊夫族衆之中愛憎多端或以侮慢招衅或以顛直生嫌或假義忿以樹已威或借公義以報私怨一豪強倡論于先衆朋黨附和于後倉猝致死情罪難明如一家之中莫尊于祖父母父母其子孫若違犯教令毆之殺之宜無不可然毆殺則律應滿杖故殺則律

應杖六十徒一年是祖父母父母之于子孫尚且不得擅殺何況其他再捉姦例內卑幼不得犯尊長犯則依故殺伯叔母姑兄姊律科罪尊長殺卑幼亦按服律擬誠以倫紀攸關防微杜漸也夫以

朝廷之尊明罰勅法于凡應死之罪人猶令法司詳加核議至于法無可追必令二次覆奏

聖天子之用刑如此慎重奈何任匹夫之好惡操生殺之大權橫行于一族乎是舊有之例必不可存族匪之條不瀆另設于比擬定罪則當臨時忝酌虛衷援引務使輕重得宜方爲允協至所稱族人致死族匪則死者必有罪之人也其人罪應死者則有本犯應死而擅殺之條矣不應死而拒捕者則有拒捕格殺之條矣毆殺之者則有不拒捕而擅殺之條矣束縛之勒埋之者則有已就拘執而擅殺之條矣等語查拒捕之條內若罪人持仗拒捕其捕者格殺之及囚逃走捕



者逐而殺之若囚窘迫而自殺者皆勿論若已就拘執及不拒捕而殺之各以鬪殺傷論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杖一百又律註以捕亡一時忿激言若有私謀另議等語律意誠屬詳明律註更加慎重蓋應捕之人若已就拘執而擅殺尚以鬪殺論抵若有私謀仍分別另議此指捕亡之條而言與謀故致死族匪不同至族人不法自應鳴官按其所犯情罪依律究治若預蓄殺機羣相毒謀肆行慘殺則謀故顯然豈得藉義忿公議之名遂與捕亡一律科斲而竟無區別乎不惟卑切不可以此加于尊長卽尊長亦不可以此施于卑切且案情百出事難預定况現在辦理此等案件其中情節果有一綫可原者或經刑部聲明或奉

特旨量爲寬減如蔣邦齡律應斬決改擬監候者不一而足又何嘗專任重律以爲治乎應將諫左副都御史孫 所 奏之處無庸議至蔣

邦齡因服制攸關是以議以情寔毋庸另行定議合亟聲明等因乾

隆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奉

旨依議

黑夜疑賊誤戮胞叔身死比例擬流二千里

刑部爲稟報事會看得南靖縣民黃令疑賊誤戮胞叔黃才身死一案據福建巡撫周 疏稱黃令與黃才同屋居住素好無嫌黃才居右廂黃令住左屋中隔正房左右各有小街以通出入其街口又各有小路直達田園緣乾隆十年二月二十七日夜黃才黃令忽聞犬吠各自携械出外巡查因無動靜均不聲張繼恐園表被人偷竊黃才從右邊小路赴園偵緝黃令亦從左路往園巡邏昏黑之間兩不望見迨至溪墩埔總路黃令聞有足音心疑爲賊潛身草堆之後欲俟走過擒捉詎黃才窺見堆後人影亦疑爲賊走至堆邊卽用木棍

向打黃令郎以尖挑抵禦致傷黃才左乳下深透入內黃才痛喊黃令聞聲始知誤戳其叔忙取頭布包裹傷痕一面喊救負回時有同居族人黃信亦因犬吠起視聞喊趨至問知情由幫負到家告知黃令父黃苗覓藥救治并有附近族長黃提赴看維時黃才妻王氏見夫傷重驚慌哭暈而復甦黃才尚能言語隨當眾將彼此黑夜疑賊誤傷情由告知并囑咐王氏倘伊身死不必告狀語畢之後救治不痊延至天明斃命屢審供認不諱細加詰訊委因黑夜疑賊誤傷所致金無別情將黃令依律擬斬立決并援引陳祿疑賊誤斃期親伯母番氏身死之案將黃令擬流等因具題前來據此應如該撫所題黃令合依姪毆叔至死者斬律應擬斬立決再諫撫疏稱黃令因黑夜疑賊誤戳胞叔黃才致死與陳祿誤傷伯母番氏之案情罪相同可否將黃令從寬比照過失殺伯叔杖一百徒三年律加一等杖

一百流二千里相應聲明聽候部議等語查乾隆六年七月內原署福建巡撫王題陳祿疑賊誤斃期親伯母番氏身死一案緣番氏因夫病思茶夜起取水不會點火以致陳祿聞響疑賊將繅刀誤斃番氏致斃將陳祿按律聲請原情比照過失殺期親尊長律從寬減等經臣部等衙門議覆以陳祿雖于昏黑之中全不知為伯母而意圖欲賊以致誤殺伯母若竟照過失殺減本殺罪二等律以滿徒究屬過輕將陳祿比照過失殺伯叔父母律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等因題結在案今諫撫既稱黃令因黑夜疑賊誤戳胞叔黃才致死與陳祿誤傷伯母番氏身死之案情罪相同可否將黃令從寬比照過失殺伯叔杖一百徒三年律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等語應將黃令比照過失殺伯叔杖一百徒三年律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至配所杖一百折責四十板再查黃令雖事結在乾隆十一年正月初三

H

恩旨以前但誤犯係誤傷胞叔致死業經援案改流不應再為減等等因

乾隆十一年四月十八日 題二十日奉

旨依議

非當場獲姦殺死姦夫亦擬徒

刑部為兄報弟冤事會看得楊可周勒扎楊元才身死一案據蘭撫許疏稱楊元才係楊可周無服族弟緣楊可周妻王氏少艾楊元才闕楊可周出外與王氏姦通被王小覓兒撞遇有楊維修等談論其事楊可周聽聞歸而詰問王氏不認可周防範嚴緊隨竊取庫刀暗藏炕內至雍正十一年五月十八日二更楊元才越牆進院從窓內扒入可周即用麻繩套頸狠勒氣絕復取刀欲將王氏扎死因其腹孕未忍而止將元才背至街上棄擲恐其復甦用刀連扎兩肋而

返歷審不諱將楊可周擬徒王氏等擬以枷責并查楊可周之父年逾七十應請留養等因前來據此應如該撫所題楊可周合依姦夫已就拘執而殺引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杖一百徒三年律應徒三年至配所杖一百折責四十板王氏合依與同宗無服之親相姦律杖一百仍照例枷號一個月均援赦免罪其可周留養之處毋庸議乾隆元年正月內奉

旨依議

和同雜姦後因拒絕因而殺死者擬斬監候

刑部議覆川撫審題陝西涇陽縣民鄭佐榮殺死羅宗賢案查

此例內凡有惡徒雖未夥眾寡同強行雜姦而將良家子弟殺死者亦應照光棍為首例擬斬立決又律內已犯姦之婦難全強論等語今鄭佐榮向日與羅宗貴姦好是非一日次因被趙甫臣知覺出言

例案續編 卷三十三  
嗔怒鄭佐榮復欲續舊好因羅宗貴決意拒絕鄭佐榮頓起殺機卽  
拔身帶小刀戳傷羅宗貴心坎倒地殞命似與強行雞姦而將良家  
子弟殺死者有間應如諛撫所 題以故殺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  
照例刺字趙甫臣既知誘姦情事逐後復與鄭佑榮同往以致釀成  
人命合依不應重律杖八十乾隆二年四月內奉  
旨鄭佐榮依擬應斬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因姦起釁扎死服弟減等治罪

刑部爲報明人命事議得戴建強扎傷總麻服弟戴丑娃身死一案  
據晉撫石 將戴建強依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臣部查律  
內姦內外總麻以上親之妻強者斬監候又定例內嫂叔通姦有指  
寔本夫得知不干姦所而殺依本犯應死而擅殺律杖 百又律內  
尊長毆總麻卑幼至死絞監候等語夫因姦肇釁致死人命與尋常

毆殺情罪輕重懸殊今諛撫既稱戴建強扎死戴丑娃始而強污伊  
妻繼復擁門圖姦迫戴建強詢問戴丑娃直認反爲撲打以致一時  
忿激刀扎致斃等語如姦情果有指寔則不應將戴建強依尊長毆  
總麻卑幼致死律擬絞而諛撫又稱戴丑娃強姦在三年之前戴建  
強忿殺在三年之後等語是姦情既不足爲據自必另有起釁致死  
別情諛撫又未究明確寔供罪不符應令諛撫另委賢員逐一研訊  
務得致死寔情妥擬具 題到日再議等因 題駁咨行去後今據  
諛撫疏稱戴建強扎死戴丑娃審無別情殺因姦起寃與毆殺平人  
有間情可矜疑罪應末減援案擬流援 赦免罪等因前來查諛撫  
既稱戴建強扎死戴丑娃寔因丑娃強姦在前圖姦于後往尋理論  
扎傷斃命審無別情殺因姦起與殺平人有間援照李廷林因李恪  
調姦伊媳將李恪毆死擬流之例將戴建強于本宗尊長毆總麻卑

切至死絞罪上減等杖一百流三千里援 赦免罪仍追埋葬銀三十兩給付屍親收領可也乾隆二年五月奉

旨依議

姦情形迹昭著殺妻比照已殺拘執而擅殺擬徒

刑部爲報明事會議得晉州民李四因妻趙氏與安朝祿通姦將氏殺死一案據直督李 疏稱緣安朝祿與李四同班唱戲素相交好李四携妻趙氏租安朝祿前院房屋居住安朝祿勾引趙氏成姦後李四赴村看戲邀安朝祿同往安朝祿捏詞推飾而止安朝祿乘李四已往旋至趙氏家內與氏宣淫事畢安朝祿亦往看戲行至中途撞遇李四回家安朝祿作事虧心形之顏色李四業已心疑及歸至室內復見枕在炕沿襪有污迹遂向趙氏究出姦情李四寄信往邀氏母欲將趙氏私自休回而趙氏之母張氏至家李四訴知姦情令

將趙氏領回并囑張氏隱諱姦情假言趙氏懶惰被休免致外人談笑趙氏于伊母前抵賴不認張氏又不願領回李四持刀恐嚇趙氏卽奔赴街衢李四因事已難掩一時氣忿隨卽趕上用刀連扎趙氏腮頰等處立時殞命屢審不諱將安朝祿擬絞李四擬杖等因前來查刑律原例內凡本夫于姦所親獲姦夫姦婦登時殺死及止殺姦夫者本夫俱無罪若止殺姦婦或姦夫已去將姦婦逼供而殺俱依毆妻致死絞監候又現行定例凡指稱姦所獲姦姦夫脫逃止將姦婦殺死審無確據者仍照律擬議外如本夫于姦所獲姦一時氣忿將姦婦毆死姦夫當時脫逃後審明姦情是寔姦夫供認不諱者將姦夫擬絞監候等語夫本夫殺死姦婦情本可原而原例則不分登時事後概以本夫擬絞誠以止殺姦婦現無姦夫可據惟恐狠戾之徒誣捏曖昧之姦情致敢輕殺其妻之漸也嗣以姦所獲姦爲本夫

登時目擊其義憤所激卽殺姦婦或力有不逮卽姦夫脫逃此時情事斷不容已若與事後逼供殺妻者一例擬絞情理寔有未平而殺因獲姦釁由姦夫而起故審姦情是寔卽以姦夫擬抵懲惡而重人命例意非不明切惟是犯姦情形不一每有雖非獲自姦所而姦夫已去姦迹寔彰經官審確寔非誣姦既不便照逼供而殺之原例以本夫毆妻至死論若謂審明姦情是寔輒照後例以姦夫擬絞則豈非本夫于奸所獲姦一時氣忿將姦嬖殺死卽姦夫亦非當時脫逃究與例義不相脗合是以辦理此等案件或有照後例以姦夫抵償者或有照原例以本夫擬絞者多不畫一臣等悉心酌議謹按原例內開姦夫已就拘執而擅殺或雖在姦所捉獲而非登時而殺金頂引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律等語蓋以殺非登時故坐以擅殺以其姦情是寔故坐以滿徒此雖係端爲毆殺姦夫而言而以

止殺姦嬖者衡其情罪情寔相等今李四殺妻趙氏一案李四于姦夫行姦之後旋即回家中途而遇心已生疑及至入室見枕在炕沿襪有污迹遂向趙氏究出姦情質之安朝祿無言而退後越三日將趙氏殺死安朝祿一經到案自認不諱其形迹昭著雖非姦所登時所殺亦實非事後逼供正與姦夫已就拘執非登時殺死者將本夫擬徒之例情罪相符再查乾隆二年十月內臣部議覆江西胡阿二與劉兆乾之妻袁氏通姦劉兆乾毆妻身死一案內劉兆乾毆死伊妻袁氏並非登時而姦情又復明確姦夫供認不諱將本夫劉兆乾比照姦夫已就拘執而擅殺例擬徒 題結在案李四情節與胡阿二相同應將李四比照姦夫已就拘執而擅殺者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杖一百折責四十板照例聲明 奏請

定奪姦夫合依和姦本律枷號二個月滿日杖一百折責遇熟審減等發

落完結等因乾隆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奉  
旨依議

先會和姦後復拒姦致死不准減等

刑部稟報事會看得饒平縣民鄧阿十戮傷鍾廷蘭身死一案先據  
福撫盧 將鄧阿十擬絞監候併援引任談成將遠廣強行雞姦被  
遠廣戮死將遠廣減等之案 奏請

定奪等因經以遠廣扎傷任談成身死一案緣任談成將遠廣抱住強欲  
雞姦遠廣不能掙脫摸刀抵拒扎傷任談成右腿殞命與闖毆傷人  
者有間將遠廣減等擬流援 赦免罪今查此案鄧阿十與鍾廷蘭  
從前原係和同雞姦後因賴會議笑始羞愧堅拒將鍾廷蘭戮傷致  
死比之遠廣與任談成素無姦者有間且鄧阿十拒姦鍾廷蘭用強  
將柴棍毆打鄧阿十之處亦只標鄧阿十一人供詞全無確証比之

遠廣案內有范精致供証確鑿又有不同且素相狎暱時時往來之  
人忽而忿怒連戮多傷未必別無情故事關人命未便率議應令諫  
撫將鄧阿十是否拒姦屬寔再加確審妥議具 題到日再議等因  
題駁去後今據署理福建巡撫王 疏稱查鄧阿十拒姦之時雖稱  
証見但研訊供情拒姦屬寔是委無別故至鄧阿十與鍾廷蘭原係素  
相姦好因年已長大慮人耻笑復行堅拒比之遠廣與任談成平日  
無姦者不同前撫臣盧 援照遠廣戮死任談成之例減等細核情  
罪寔未允協鄧阿十仍依律擬絞監候賴會議杖分別援 赦免罪  
等因前來應如諫撫所 題鄧阿十合依闖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  
物金刃金絞監候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戲謔生端之賴會議照  
不應重律杖八十應子援免等因乾隆四年四月十六日奉  
旨鄧阿十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婦人因先被強姦不甘毆人致死犯誣軍罪者免其收贖

刑部爲打死兄命事會看得李文星等毆傷無服族兄李文奎身死一案據江撫岳濬疏稱緣李文星之母陳氏夫亡守志李文奎乘隙潛入氏房陳氏熄燈欲睡李文奎突出將陳氏摟抱強姦陳氏叫喊李文星聞聲起視李文奎奔逃陳氏告知李文星報明房族控縣差拿李文奎畏罪脫逃嗣經陳氏之門陳氏見而觸忿命子李文星李文遂捉拿送官李文奎遂取竹叉向毆陳氏李文遂取柴棍毆傷李文奎右肱肘陳氏將菜刀砍傷李文奎頂心偏左李文奎遂用竹叉刺傷陳氏顙門流血李文星見母受傷一時情急拾取鐵叉救護刺傷李文奎頂心偏右李文奎向毆李文星復將又一抵不意刺傷李文奎左腹偏右陳氏亦用菜刀砍傷李文奎右額角奔回因肚腹久傷血水不止殞命屢審不諱李文星合依同姓親屬相毆服盡致死者以

凡論鬪殺者絞律應擬絞監候再諛撫疏稱李文星之母陳氏因被李文奎強姦不從控縣差拿脫逃嗣經撞遇陳氏卽命子李文星捉拿送官乃李文奎輒持竹叉刺傷陳氏李文星見母受傷持叉趨護致傷李文奎頂心肚腹殞命寔因救母情切致傷身死李文星可否減等等語相應援例兩請倘蒙

聖恩准其減等將李文星僉妻流三千里至配所杖一百折責四十板仍追埋葬銀二十兩給付屍親諛撫又稱陳氏合依共毆人執有兇器亦有致命重傷例應發邊衛充軍收贖但因被李文奎摟抱強姦羞忿欲傷情有可原應從寬免其收贖等因乾隆四年七月內奉旨李文星從寬免死照例減等發落餘依議

謀殺姦媳毒害之侄及從父命帮殺服兄原情減等

刑部爲特叅諱命等事據直督孫 將張旺擬流收贖張萬府擬斬



立決李氏擬徒沈苞擬杖馮 擬本案革職無庸議等因前來張旺  
合依尊長謀殺總麻卑幼依伯叔故殺律應杖一百流二千里年  
逾七十照律收贖張萬府係張萬仁大功服弟聽從伊父幫同擊按  
張萬仁致死張萬府合依謀殺總麻以上尊長已殺者律擬以斬決  
再諛督疏稱張萬仁圖姦張旺之媳李氏置買毒藥暗放飯內欲害  
張旺父子以致李氏誤食幾斃是屬謀殺期親尊長已行于律應斬  
張萬仁係應死之罪人與謀殺無罪之姪有間至張萬府先經張旺  
向商未從迨後張旺又以必欲致死張萬仁之言告知張萬府無柰  
跟回張旺卽人室內取石擊傷張萬仁腦後迨張萬府入視見張萬  
仁兩手亂扒恐其起與父搏是以上前擊在究屬迫于父命况張萬  
仁既姦其妻又置毒圖害寔係死有餘辜之人若將張萬府擬以斬  
決未免法重情輕可否將張旺比照罪人本犯應死而擅殺律擬杖

一百仍收贖張萬府照謀殺人爲從律量減一等擬流統聽部議等  
語應如諛督所請仍照大學士張廷玉 奏准凡律無正條援引比  
附或加一等或減一等于疏內聲明 奏請

定奪例相應 奏請

定奪再諛督既稱張萬府之妻李氏合依姦總麻以上親之妻各杖徒律  
應杖一百徒三年係婦人杖罪酌決徒罪收贖仍聽伊夫去留乾隆  
五年七月十三日奉

旨依議

先會和姦後因不從勒死駁照故殺改

刑部稟報事會議得已故洪招因姦勒死王氏一案先據調在福建  
巡撫盧焯將洪招依因姦威逼人致死律擬斬監候等因具 題經  
臣部等衙門以王氏之死頭髮散亂裙袴墜裂情狀昭著何云非強

頸有繩痕深重交匝何云誤勒至稱和姦五年夫五年不爲不久往來情好必密縱使偶變初心以素所狎洽之人何至以死相拒且成姦日期在縣則供雍正十三年在司則供雍正十年此等明白關鍵尚爾前後不符其餘曖昧之言又何足信恐有信口誣控希圖就輕避重情弊且勒項有必死之勢故殺非威逼之比所擬情罪殊非妥協題駁咨行去後今據署撫王仕任疏稱洪招寔緣王氏與其通姦有素是日因王氏變情用線拴住按通圖姦拉其下衣以致裙褲墜裂王氏不從在地亂滾是以頭髮散亂其致死王氏寔係洪招臨時氣忿勒死屬實查王氏既與洪招通姦日久並非初次行姦似與強姦殺死本嬾之例不符洪招應改照故殺律擬斬監候照例刺字但諛犯于司審取供後病故應毋庸議等因前來據此應如該署撫所題洪招合依故殺律擬斬監候但洪招已經于司監病故應毋庸議

庸議諛署撫既稱洪招與王氏成姦年分定係雍正十年其十三年字樣係屬錯寫理合聲明等語應毋庸議等因乾隆四年十二月十

三日奉

旨依議

捉姦逼令姦夫自縊後割其首照威逼姦五等

刑部爲稟報事據直督孫 咨曲陽縣民張永祿係張文富總麻服

兄文富之妻張氏常至張永祿家往來因與張永祿私通乾隆元年七月十五日張氏又至永祿家張文富探知遇張秀祿在街張文富卽行告知携取菜刀推門入室見張氏與張永祿摟抱在炕張氏卽欲逃走被張秀祿用棍擊回張文富揪住連砍張氏頂心耳後而張永祿跪求張文富全屍張文富令其自縊殞命割下頭顱首報屢審不諱查張文富親見張永祿與妻張氏一室摟抱因而殺死寔係姦

所獲姦登時殺死但永祿寃係張文富總麻服兄與平人不同似難  
竟置不論至例載卑幼不得殺尊長犯則依故殺科斷者乃係指本  
夫之兄弟及有服親屬非指本夫也今張文富係本夫姦所獲姦雖  
殺尊長不得引用此例再張永祿已死之後張文富復砍其額角並  
割其頭顱似有殘毀尊長死屍情形但永祿係本夫于姦所親獲之  
姦即生割其頭猶當末減况係死後與姦婦並割報官寔與尋常殘  
毀死屍不同惟獲姦之後不行拘執告官逼令自縊寔有威逼情狀  
係總麻服兄應照威逼期親尊長致死者絞律減三等杖九十徒三  
年半但寃係姦所獲姦與尋常威逼寔有不同應再減二等杖七十  
徒一年半至配所折責二十五板張秀祿係張文富大功服弟律得  
捉姦但于張文富逼殺張永祿之時並不勸阻拘究送官而其縊死  
後復幫同卸屍致其割頭砍傷亦殊不合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折

責二十板等因應如該督所議完結可也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四  
日准咨 此案因先泰遲延是以咨結

姦姦成仇黨兇謀毆致傷三十餘處擬同謀共毆駁

刑部為稟報事該臣等會議得史有祿等謀毆孫繼先身死一案據  
蘭撫元 疏稱緣孫繼先妻兄樊自傑與郭有恒之妻朱氏通姦孫  
繼先亦與朱氏成姦樊自傑懷忿欲毆因懼孫繼先力大不敢輕舉  
適窑頭鎮演戲樊自傑邀素相交好之史有祿等同飲告知前情求  
為幫毆折其肢體史有祿等允從後樊自傑同張三瞥見孫繼先往  
朱氏家遂喚劉玉等會齊張三劉玉攜帶木棍鐵尺躲入朱氏空房  
史有祿任三劉文蔚各帶小刀在河邊等候樊自傑窺探孫繼先由  
朱氏家出喊聲趕打張三用木棍劉玉用鐵尺將孫繼先打倒張三  
打傷孫繼先左腿右肘劉玉打傷右腮左胎膊張三復取鐵尺

打傷右臙肘劉玉又打傷左臙肘左肱肘張三又打傷右胎膊右手腕右手背任三用刀扎傷孫繼先左膀等處史有祿用刀扎傷孫繼先左右手背劃傷大指併扎傷致命頂心等處逾時殞命研訊不諱將史有祿依律擬絞監候任三擬軍樊自傑擬流張三等擬杖等因前來查樊自傑因與孫繼先妬姦成仇遂勾串惡黨全謀毆打先定議于同席沽飲之際後埋伏于河灘空房之中自云打出事來有我承當等語其毒惡情形迥非尋常之同謀共毆者可比若云本欲毆打洩忿並非有心欲殺用本棍鐵尺之外又何必各挾利刃而在且鐵尺傷至十處木棍二處而刀傷竟至二十三處之多况不干白日而乎黑夜其為妬姦謀命情節無疑承審各官任聽各犯狡供遂謂其全無謀殺情事全將原謀樊自傑止擬流罪附請留養殊未允協應令該撫另行確審妥擬具 題到日再議乾隆五年 月內奉

旨依議

強行雞姦立時殺死姦夫減等擬流

刑部為剖斷事會看得准鑲黃旗蒲州副都統宗室山高阿里等咨送定柱持刀扎傷西保即德保身死一案查定柱將西保刀扎致斃合依故殺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但定柱因西保九達子而同欲行輪姦西保隨據脖戲謔定柱不依西保逞強脚踢定柱自揣隻身力弱勢莫能拒又時值日暮四顧無人難免姦污一時情急以致用刀扎傷西保身死旋即投首到官雖侵損于人不准自首免罪而情因拒姦究與尋常故殺者不同可否遵照雍正十一年大學士張廷玉條 奏律例無可引用援引某律某例比附加減 奏請例將定柱照故殺律擬斬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之處請

旨定奪如蒙

俞允臣部將定柱劄發順天府流三千里至配所杖一百折責四十板仍向該犯名下追埋葬銀二十兩給付屍父坑額勒收領聽從西保欲行雞姦定柱之九達子合依強姦未成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係爲從應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係旗人枷號四十日鞭一百西保屍棺已經屍父坑額勒領理應毋庸議乾隆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奉旨定柱從寬免死減等發落餘依議

姦有實據中途致死姦夫不應依故殺定擬駁

刑部爲轉報事會議得彭永祿等毆傷童萬選拋河溺死一案據雲撫張 將彭永祿照聞姦追而殺之依故殺律擬斬監候吳小善等擬杖等因具 題前來查例內姦夫奔走良久或趕至中途或聞姦次日追而殺之並依故殺等語此必姦夫遠離姦所姦情尚無証據而本夫忿恨追逐有心殺死然後仍照故殺本律擬以斬候今彭永

祿等毆傷童萬選身死一案據該撫疏稱彭永祿因童萬選與伊妻小梅花通姦留意捉拿追後探知童萬選又與伊妻共飲遂約吳小善等往捉將童萬選共毆尋繩拴縛報官童萬選詈罵不止彭永祿按地拳毆童萬選昏暈在地彭永祿疑爲已死一時惶懼希圖滅跡至使吳小善等帮同抬棄河中斃命等語是彭永祿將童萬選抬棄河中之處原爲童萬選已死意欲滅跡並非故行丟河致死卽據彭永祿供詞亦稱是晚止欲拴拿童萬選報官因童萬選詈罵不止又將他打了兩掌童萬選哼了幾聲就不動也不做聲了我只道他死一時害怕抬在河裡想要滅跡並不知道不死要丟河淹死他的等語究詰至再矢口不移其無欲殺之心甚爲明晰擬以故殺情罪殊未允協况童萬選向在碓房與小梅花通姦不特小永福目擊其事抑且懷孕有據當日共飲之時業已更餘寔屬夤夜追彭永祿見而

阿責章萬選不知畏懼反行撲打其拒捕情形顯然畢露亦與聞姦  
追殺之例不符應令該撫再行詳審按律妥擬具 題到日再議可  
也乾隆五年六月 日奉

旨依議

拒姦扭扯踏傷身死照闕殺問擬

刑部爲究償男命事會看得潼浦縣民盧節踏傷黃鳳身死一案據  
署福撫王 疏稱盧節與黃鳳素無嫌怨緣乾隆五年正月十一日  
盧節上山檢拾松鬚用筐挑回路遇黃鳳蔡中從別山割草而歸齊  
至楓林埔歇息蔡中先回黃鳳囑其歸喚伊父黃用迎挑草担蔡中  
去後黃鳳四顧無人扯住盧節求姦盧節不從黃鳳取割草鎌刀欲  
割盧節筐繩盧節攔開黃鳳又將刀柄撞盧節兩臂盧節執持刀柄  
黃鳳奪刀劃傷左手側連及手背黃鳳受傷憤罵盧節棄刀欲走黃

鳳拉住盧節前衣不放盧節亦扯住黃鳳衣服互相拉扯因草新勢  
滑黃鳳滑跌倒仰面跌倒被在旁石塊擦傷左腮腴並將盧節帶倒仆  
壓身上兩人釋手盧節卽于黃鳳身右爬起轉身欲走黃鳳半起從  
身右扯住盧節後衣猛力一扯仍復仰倒盧節站立不穩往後退步  
左腳踏傷黃鳳右脇黃鳳不能言語盧節扶救不甦驚慌而逸及黃  
用到埔黃鳳殞命屢審不諱查盧節始因黃鳳求姦起釁繼又黃鳳  
受傷怒罵以致互相拉扯跌地致傷黃鳳右脇已成闕毆情形將盧  
節擬絞監候等因前來應如該署撫所 題盧節合依闕毆殺人者  
不問手足他物金刃絞監候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等因乾隆  
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奉

旨盧節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

姦天已就拘執而擅殺不應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改

刑部爲報明事會看得鎮南州民揣文學等因捉姦毆傷卜廷謨身  
死一案據雲督慶 將揣文學照律擬絞監候揣聖言等擬杖等因  
前來查定例姦夫已就拘執而毆殺或雖在姦所捉獲非登時而殺  
並須引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致死律又本夫之兄弟及  
有服親屬皆許捉姦外人非應捕人有殺傷者並依鬪殺傷論各等  
語是本夫之親屬于姦所獲姦將姦夫殺死自不得與外人及非應  
捕人一例科斷今揣文學係張氏之夫大功堂弟例許捉姦既與外  
人及非應捕人不同其于姦所捉獲姦夫卜廷謨并姦嬖陳氏卽行  
網縛原欲送官因天尚未明見其赤身露體一時忿激共相毆打以  
致卜廷謨身死正與已就拘執而擅殺之律相符揣文學不應如該  
署撫所 題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以鬪殺論律擬絞監候應改照  
姦夫已就拘執而擅殺至死律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折責四十板

揣聖言等照餘人律各杖一百餘均照該署撫所 題完結等因于  
乾隆六年三月十六日奉

旨依議

捉義弟婦姦殺死小功服弟駁

刑部爲稟報事會議得程採捉姦砍死程栢一案據東撫朱 疏稱  
程栢係程採小功服弟緣程採有義弟程成偕妻王氏同居度日乾  
隆五年七月初十日程栢與王氏行姦甫進被程採撞遇喝散至八  
月十七夜程栢潛入王氏室內姦宿程採聞門响起視持叉拽斧至  
王氏卧房于月光中望見程栢王氏同睡炕上用叉刺傷程栢左脅  
額角太陽等處復用斧連砍頂心顛門偏左偏右賺肋腦後髮際耳  
根等處斃命審認不諱將程採擬絞監候王氏擬以枷貢并聲明程  
採之母于氏年逾八旬家無次丁援例附請留養等因前來查王氏

係程採義弟程成之妻程柏乃程採小功服弟分宜輕重懸殊程採因見程柏姦伊義弟程成之妻王氏忿激捉姦既用刃傷左脅等處何難捕獲且程柏企未對敵何致又用斧連砍頂心等 係殺斃命再查程採既先經撞遇程柏與王氏有姦何故一月有餘並不告知伊夫程成迫當場殺死程柏之後程成聞知欲殺王氏程採何故又行攔阻細察案情不無姦姦殺死情事不得據該犯供稱家有妻妾一語即為開脫率結應令該撫再加確審妥議具 題到日再議乾隆六年 月內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

獲姦殺死誣認因賭致死

刑部為泣償男命事據福撫劉 咨稱安溪縣民白金良與無服族孀林氏通姦被本夫白賴捉獲殺死一案緣林氏係施氏自幼抱養

欲配伊男白夏為妻續白夏未婚身故白金良常在氏家往來與林氏姦好迨後施氏將林氏招贅白賴在家白金良亦常與林氏往來曾被白賴知覺乾隆六年八月初六日夜白金良白粲白辦白溪四人相遇遂約赴白賴戲館夥同白賴用錢押寶輸贏白金良見白賴在館未歸遂哄稱伊須回家携錢赴賭即至白賴家與林氏行姦白賴心疑即點火煤携帶館內切糕小刀并喚白粲白辦白溪跟同回家攔門白金良因聽門响急忙穿褲躲入床下白賴進房點燈搜見白金良白粲等拖按在地以便與白賴縛送詎白賴一時氣忿不及拴縛即用隨帶小刀隨手亂戳致傷白金良左眼尾左腮朕左耳垂左腋朕左肋腦後左邊右耳根後各處登時殞命屍母白林氏遂以因賭被白粲等脚踢戳殺情由具控驗報茲據該縣訪查前情先提林氏到案究訊認明與白金良通姦是夜白金良確在姦所被伊夫



白賴捉獲兇殺情由不諱弔訊施氏供亦相同又據白賴等各供寔因白賴獲姦下手殺死夥同移屍情形如繪至初訊白粲等承認因賭爭錢格毆脚踢刀戳白金良致死之語寔由屍母白林氏原詞指告失寔白賴恐認出姦殺羞耻遂與白粲等商議照依所告附會分認以符屍親告詞冀免受刑併許其照認定案各結銀兩代養家口前供寔屬捏造除白賴病故不議外白粲白辦白溪審無下手致傷但伊等幫同捉姦已將白金良獲住及見白賴刀戳多傷不行力阻均合依不應重律杖八十林氏係白金良無親之妻應照和姦例枷號四十日杖一百仍照例杖罪的決枷罪止如當官嫁賣身價入官白林氏因傳聞不寔指告有因應予免議等因白粲等均應如該撫所擬完給為此合咨前去查照施行

文獻通考

姦夫殺死未婦本夫姦婦不知情止科姦罪并成案仍聽援引

